

書叢小地史

禮巡廟靈百

著生奮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3738B

黃奮生著

史地叢書
百靈廟巡禮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53106~~



蒙 政 會 蒙 古 包 全 景



百 靈 廟 蒙 政 會 形 勢

092301



形情之時議會行舉會大次二會政蒙



羊之割前燭菓點置桌上汗吉思及成遺總理內之議廳包會蒙古



蒙政會第二次大會蒙古會包會議廳



蒙人舉行成吉思汗誕辰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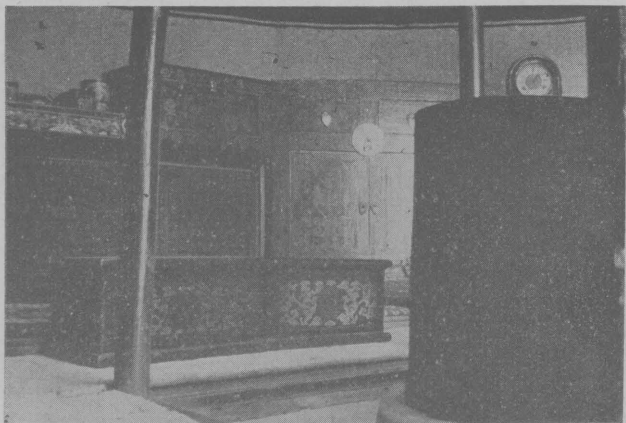
蒙政會二次大會全體委員及代表由靈廟住步行前往該會蒙古包會議廳之一警



蒙政會新會址阿爾泰之平原在此臥放機關槍之兩德王護兵



雲王 與蒙政會委員 克興 額白 雲梯 伊德 欽合 影右 起第 二持 手杖 之老 人即 雲王



雲 王 蒙 古 包 內 之 一 角



雲 王 府 後 之 馬 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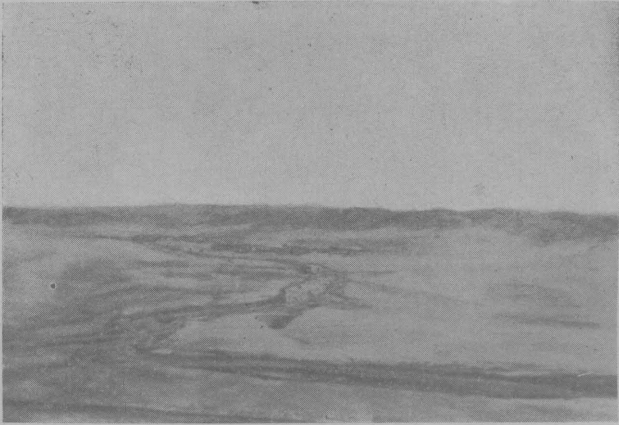
王德長書祕兼員委會政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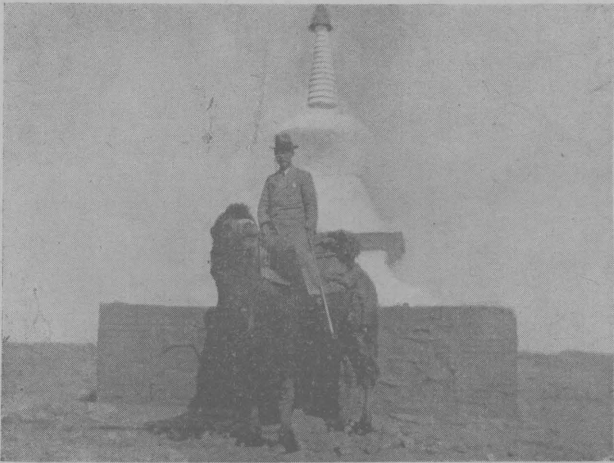
德王臥放機關槍之時姿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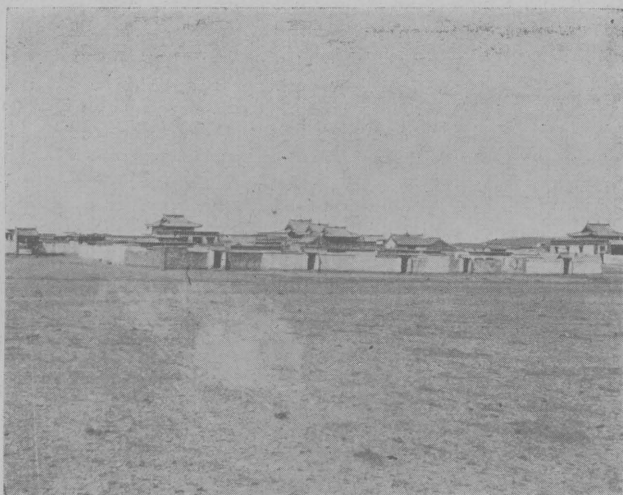
百靈廟大殿



(帶一項屋色白之間中在)區業商東河與河小之廟靈百



(影留駝騎前塔白北廟於者著)禮巡廟靈百



廟 靈 百



者 爲 狗 抱 左 義 關 者 小 蒙 立 前 小 藏 頂 廟 百
者 爲 者 抱 小 立 君 起 爲 狗 古 抱 右 屋 式 西 平 靈



百靈廟東北約十二里蒙政會新會址阿爾泰地方之奇山勢



汽車上駛大青山蜈蚣填巔之一瞥



拾 糞 挑 水 之 小 喇 嘛



歸 綏 錫 埒 圖 召 之 大 殿



錫 埴 圖 召 之 藏 經 塔



塚青名又墓君昭王里十二南城綬歸



底填蚣峽山青大進車汽



由綏遠飯店啓程時
情形店前之
大汽車即
爲赴
百靈
廟之
人所
坐

劉序

余與黃君奮生，六年前共事於南京蒙藏週報社，黃君主該報筆政，所撰邊事問題論文，無不切中肯綮，蒙藏週報之在蒙藏地方，所得到蒙藏人之愛護與贊譽，猶如內地人士之對於申報者然，以是黃君之名，久爲蒙藏人士所耳熟矣。

黃君對於邊事，爲一極熱心研究之人。在政府及社會未注意邊疆之前，彼曾赴邊疆各地考察，返後卽作宣傳工作，冀引起朝野之注意。余十七年由西康來京後，朝夕獲聆其論，衷心傾佩。迨二十二年余隨班禪大師，漫遊蒙地，知黃君宿昔主張，甚合邊情，益佩其軼羣之偉見。去歲黃君著有內蒙盟旗自治運動紀實一書，交由中華書局出版；近復繼續草擬六年來之蒙藏，以冀貢獻於國家社會，作爲籌邊之助，正殷盼其早日出版；乃余上月方由阿拉善旗抵青，復接到黃君近著百靈廟巡禮一稿，命余校閱爲序，誦讀一過，覺該書之價值，實有早日付梓，公諸社會之必要也。

百靈廟爲內蒙之宗教中心地；自蒙政會在此成立後，亦成爲內蒙政治中心地。黃君能於蒙政

會舉行大會冠蓋雲集之際，親蒞此觀察探詢，所有事物之紀述，及蒙古問題之論列，均能扼要入微，此該書之價值者一。德王乃現在蒙古之政治領袖，與黃君所談各種問題，發揮詳盡，均關係蒙政前途甚大，足資爲研究蒙古問題者之參考，此該書之價值者二。百靈廟爲內蒙之首邑所在地，黃君將其形勢、山川、古蹟，描寫盡致，不啻成爲「百靈廟遊覽指南」，此該書之價值者三。至沿途所紀之風物，以生動之筆法寫出，所生之感想，尤足發人深省，足使讀者不忍失去。特贅數語，藉以介紹，想海內諸君，諒同我見。謹序。

西康劉家駒序於青海班禪大師行轅。二十四年七月五日

目錄

一	遊程的變更·····	一
二	啓程前的籌備·····	三
三	出發·····	五
四	到了舊地徐州·····	六
五	故都兩天的盤桓·····	八
六	南口青龍橋間的一段景色·····	一〇
七	餐室中的日人·····	一二
八	到了綏遠歸綏·····	一四
九	暢遊諸名召·····	一六
十	獨弔昭君墓·····	一九

- 十一 歸綏的毛織工業……………二五
- 十二 由綏遠啓程……………二八
- 十三 險峻的蜈蚣壩……………三〇
- 十四 草原大道中幾個沙灘……………三二
- 十五 牛羊駝馬成羣黃羊奔竄……………三四
- 十六 夕陽西下車抵百靈廟……………三六
- 十七 德王晚間兩次來訪……………三八
- 十八 馬頭琴聲中紀念成吉思汗……………三九
- 十九 參觀會議……………四二
- 二十 提案的顧慮和施行的困難……………四五
- 二十一 包內宴賓和蒙古的狂風……………四七
- 二十二 寒風刺骨河流結冰……………四九

二十三	百靈廟蒙政會形勢鳥瞰·····	五〇
二十四	三個區域的素描·····	五二
二十五	狼和刺眼蟲·····	五九
二十六	豐富的物產·····	六一
二十七	神話的女兒山·····	六二
二十八	深入蒙地的傳教士·····	六三
二十九	蒙古包中德王暢談天下事·····	六五
三十	遊康熙營·····	七二
三十一	隆重的整羊宴會·····	七四
三十二	多才多藝的德王·····	七六
三十三	赴雲王府探視雲王·····	七八
三十四	半途遇德王偕遊五英雄城·····	八三

- 三十五 新發現的五英雄城碑文……………八六
- 三十六 可驚的蒙人的花柳病……………九一
- 三十七 青年思想與喇嘛教的衝突……………九三
- 三十八 亟須打破的狹隘的民族觀念……………九四
- 三十九 別了百靈廟……………九六
- 四十 武川是上海歸綏是巴黎……………九八
- 四十一 小遊故都返新都……………一〇〇

百靈廟巡禮

一 遊程的變更

我最近三年來，每到一年一度的春天，就要到西子湖濱作一次暢遊，來調劑終年精神與身體上的疲勞。在二十二年四月一日，曾由南京到了西湖作了五、六日痛快的盤桓。去年同月同日，與老友陳君文鑑，復重溫舊遊，雖是因爲工作的關係，未能得作較長時間的徜徉於山水之間，然而這短短的五、六日，精神上的陶養，已足夠解除以前的疲勞，而奮進以後的工作了，在我個人的遊覽山水名勝，是有這樣的意義。所以今歲三月下旬，我就預備遊杭的計劃，以便到了此月此日，以踐湖山舊約。這時先行約好皖省潁州師範附小校長蘇致斌君；不料蘇君，因了公務的牽纏，致游約愆期。在今歲的四月上旬，正是遊人如蟻的西子湖濱，而我卻在這工作所在地的新都，一方望眼欲穿地盼望

着蘇君的來臨；一方焦灼不耐地艷羨着西湖春色的爛漫，同時恐懼着她的消逝，和宿願的難償。在這焦灼徘徊的當兒，忽然聽得白雲梯、克興、額兩先生，將有赴百靈廟參加蒙政會全體大會之行，這時就轉念到南遊既未可必，何不乘此春和日暖，百靈廟冠蓋雲集之時，作塞上之遊，以覘蒙地風光。雖是明媚的西子湖濱與荒涼的塞北草原，不能相提並論，然而各有各的特色和風光。於是我商得了克先生的同意，決定和他們同赴蒙古了。這遊程的變更，和赴百靈廟之實現，又不得不感謝蘇君愆期的賜與！

一一 啓程前的籌備

我們的行期，是決定四月十五日從南京出發，事先不得不作一度籌備，因為百靈廟的氣候是與江南不同，現在雖是四月季節，仍須備置棉皮衣服，關於衛生方面的藥品，測驗氣候的寒暑表，觀察方向的指南針，在蒙古旅行必備的風鏡、口套和割食牛羊肉的小刀，以及照像機地圖等，在行前兩日，已完全預備妥當；還有從今年二月起，我就着手草擬六年來之蒙藏概況一稿，第一編已經脫稿，本打算繼續不輟，一氣完成，因了此次旅行的關係，其餘各編，只得留待百靈廟旅行回來之時再作；而余友劉家駒君，最近將他的夫人的玉珍納母筆記，由蒙古阿拉善旂寄來，囑託余及內子靜波整理後發表，因了倉卒啓行，只得將筆記帶在行囊內，以便在旅行空閑的時候，將牠整理。在這整理待發行色倥傯的時候，而最有趣味的一事，就是致斌君恰在這時。由徐州到京，邀余南遊。我抱歉的向他說明了遊程改變的原因，在他熱烈希望得一位同伴南遊的情緒中，這當然會使他感覺一種

突然的失望，但他爲我遊蒙有更大的意義，他的理智戰勝了感情，反而爲我慶祝！在行前的一、二日，他和澤民君反作了東道主，爲我餞行。但我們終於利用行前僅有的一日，雖是天公不美，在一個小雨迷濛的下午，我們三人，仍到本京最負盛名饒有西湖風味的五洲公園，淋着雨划着船，作了三、四小時的暢遊，雨中泛舟，那湖山煙雨的幽境，更感覺異樣的趣味，及至盡興歸來，大家遍身的衣服，已爲絲絲的細雨，浸溼了一層。

三 出發

十五日下午四時，同送行的致斌、澤民二君，坐了一輛馬車，開始作遊百靈廟的出發。待至下關，登上渡輪，白克兩先生，已先到船中，時候已至夕陽西下，金色的陽光，射入水波翻花的江面，越發顯示着大江的美麗和偉大。這長江象徵一個溫柔的少女，那塞北象徵一個勇敢的壯士，我將辭別了少女，與壯士握手，在這意興豪奮的幻念中，渡過了大江，登上了北上的火車，與送我的兩友揮巾作別。同車的除克、白兩先生外，還有同事王惠民君，車上有四人相互談笑，當然免除了旅途的寂寞。同時沿途受了白克二先生不少的招待，這是我要向二先生深深致謝的！

四 到了舊地徐州

一場酣睡，五時方醒，瞥眼看到已別多年的舊地徐州，因火車停留時間甚短，僅到月臺上徘徊眺望。長蛇般的九里山，在晨曦甫升的當兒，彷彿在北邊招手歡迎故人的重臨；城南的雲龍山、習馬臺、范增墓，為建築物遮蔽，在這裏不能窺見；城內北面富有歷史色彩的霸王樓，因為牠所據之地勢極高，在隱約中還可以窺見其上層的形影，一時觸起我的濃厚的回憶。當十七年春天，國民革命軍二次向直，魯軍闕開始總攻的第一天，那時我正在霸王樓上度我的教書生涯。敵人的飛機十幾架，飛到這上空盤桓，中小學幾百學生，聽到殺人的機聲在頭上烏烏地作響，一時在院中亂叫亂跑起來，這正予敵機以轟炸的目標，一連擲下十幾個重量的炸彈，炸死了幾個工人，炸傷了校長，我當時躲避在後院蘇小姑的墓旁，未遭波及，此時思之，猶覺色變！這時車站上只有幾個稀零零的賣食物的小販，帶着徐州的口音，頻頻的喊着，祈求車上人征的光顧，我就買了此地素負盛名的董糖四斤，

以作途中的點心。在開動着的車窗中，看見勤勞的農夫，趕着幾十個成羣的驢隊，奔向集市去買賣糧食，有的坐着三、四匹牛、馬拖着的四輪太平大車，從事畝畝工作。車道兩旁，一望無邊半尺多高的麥苗，帶着油綠的顏色，欣欣向榮，牠的將來的榮枯，能決定大多數農民命運的良否。陌頭的楊柳，已顯示着翠綠的顏色，一副天然的江北農村景色，使人心裏充滿極大的快樂！下午二時，車抵泰安，據土人云：「那山麓上綠柳環繞中的白屋，就是曾赫赫一時而今已不問政治但事寫字讀書的馮將軍的隱處」。四時二十五分，到了一別十年的濟南，惜突趵泉勝景，不克前往一看，過了濟南北去，已無綿亙大山，但見平原一片而已。

五 故都兩天的盤桓

十七日晨五時，車抵天津，稍停即西開。八點二十分，車達北平，這時德王的公子，章嘉的代表，蒙藏委員會駐平辦事處長李鳳崗、蒙政會財務委員會主任包悅卿和十幾位旅平蒙人，已預先來到車站歡迎白克二先生。我們下車後，即乘汽車逕到中央飯店休息，九點半，李鳳崗君請我們到東安市場東來順早餐，除我以外，在座的全是蒙人，他們都用蒙古語言談話，這東來順的樓上，彷彿變成了北平蒙古的小世界！

下午一時，我赴弘達學院訪晤一別兩載的張道濂弟，我倆一塊轉遊北海公園，登白塔寺、煤山、皇宮，歷歷呈現眼下，這富有歷史和封建意味的故都，與那正在蓬勃發展着帶着歐化氣味的新南京，有劃然不同的景象。嗣到九龍壁等處觀覽後，即到五龍亭品茶。我倆就談起各人兩年來別後的經過，感有極大的興趣；遊後我因為避免同白克兩先生同住，在中央飯店的繁囂，個人獨自遷到

中華公寓下榻。晚間同濂弟出外聽戲。因為北平是平劇的發源地，來到此地，戲是不可不聽的。十二時方回寓，濂弟恐怕我旅寓的寂寞，這晚上他沒回學校，陪我作長夜之談，這更使我十分感激的！

次晨十時，余從夢中醒來，見濂弟已留字回校。盥洗後就接到他的電話，仍要陪我遊覽各處，我恐怕妨誤他的學業，婉辭以謝。下午獨自遊中山公園，這裏有很多江南不會見的粗大的老樹，精雅的亭榭，美麗的花草，一切的景物，遠勝於南京的第一公園、上海的兆豐公園；然而我總感覺着一個人遊玩，是太單調乏味了！

十九日晨九時起身後，即收拾行裝，帶到中央飯店，候與白克兩先生一同赴綏，又買了些罐頭水果之類，預備帶到蒙古食用。下午二時，離開中央飯店往前門外車站登車，這時有恩克巴圖、包悅卿等十幾位蒙人到站送白克二先生之行，兩點半，車蠕蠕的動着，離開了北平。

六 南口青龍橋間的一段景色

當五點鐘車行駛到南口，兩邊的羣山聳立着，其高度看去實不讓於泰山，而其雄壯偉大，尤能顯示出北方大山之氣概！以前馮張曾據此作爲戰場，據說山間猶有不少的處所暴露着當年作戰而死的戰士白骨，不禁惻然聯念到爲內戰而死的寡妻孤兒的悲哀！從南口到康莊一段，火車就改換了較尋常車頭大約兩三倍的大火車頭，因爲南口到康莊地勢的傾斜度甚大，非用這個大火車頭從火車的後頭推動，是不容易上行的，這大火車頭側面，鑄着顯明的黃色銅字，其大意稱：「這大火車頭僅限於南口、康莊間使用，若在別處用之，則重量太大，橋梁容易壓壞也。」六時至青龍橋，南口到青龍橋之間，桃花滿山，山旁小溪，流水潺潺，大有西湖九溪十八澗之景象，加之田畦縱橫，綠柳成行，茅舍點點，真是一幅天然的畫圖！這裏有偉大的長城，隨着蜿蜒的山勢矗立着，我們緬想到古人創造力之宏大，而現在國人之頹廢不振，這偉大的長城的一段，已爲外人鐵騎所踐踏，對之真要

愧死了！青龍橋車站旁邊，有一個巍巍的銅像矗立着，這是苦心擘劃成功平綏鐵路，因此積勞而死的一位民族英雄詹天佑先生的銅像，他的偉大功業的成就是值得國人的崇拜！我們現在的國家，雖是國難當頭，假使一般知識階級，都能立定詹先生的志願，學成建設的技術，效法他的爲國家服務犧牲的勇氣毅力，則國家可以得救了。過青龍橋不遠，即穿過一長的山洞，車行其中，燈炬齊明，窗戶皆閉，呼吸稍覺悶窒，逾五分鐘車方出洞，過此還有幾個小的山洞。在暮色蒼茫中，遊龍似的火車，在黑漆深長的山腹中衝進，隆隆的輪聲，倍顯得雄壯激昂，恰似一個被壓迫而反抗的民族，在黑暗中呼嘯着向光明處掙扎衝進！

七 餐室中的日人

當車駛到懷來的時候，我們走到餐室用飯，不多時進來了十幾位日人，聽說是到大同看雲崗佛的。他們到了餐室後，每人取開各自攜帶的他們本國製造的旅行食品，用一個方盒裝盛，有消毒的筷子，各色的菜蔬，潔白的飯團，只不過各人買了餐室的一杯茶用。他們這樣在外國旅行時，食物尚盡用他們的國貨，日本國家的強盛，是有由來矣。我們聯想到去年是我國的「婦女國貨年」，然而外國的脂粉、首飾、衣服的輸入，據報載竟達到二百一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元之鉅！我國受外人的欺侮，也是有由來矣！假使今後國人尚不能洗心革面，痛下決心，誓用國貨，在這世界經濟侵略的狂流中，是不會生存的。還有這十幾位日人，他們身體的碩大強健，我們平綏車上的同胞，比較起來，大有遜色！普通都知道日人是矮小於中國人的，然而日人以多年的注重體育和衛生，已至如此的驚人發展，反觀國人萎靡不振，人種日趨衰孱，東方病夫的恥辱，到現在還沒有消除；而西北勤苦的

民衆，爲了當地黑貨的橫流，很多的染成芙蓉之癖，這不但是一種恥辱，而且是一種最大的危象！我同白克兩先生這樣的感慨的談着。十時半車抵張家口，下車瞻望片刻，這塞北的一大重鎮，已爲夜色籠罩，只能模糊的辨識其大塊的黑影。

八 到了綏遠歸綏

二十日晨九時半，車至平地泉，車外寒風襲人，溫度華氏四十度。昨日北平的氣候，是華氏七十六度，相差至三十六度之多！平地泉地勢最高，據稱高度四千五百尺，爲平綏路最寒的地方，東面的葫蘆海，遠遠地望着，像廣原中嵌着一面明鏡，該站以北因軌道低下，每爲山洪沖壞，現正鳩工就山腳修道，以作將來改道之用。十一時至卓資山，房屋多係平頂，泥土築成，村落稀少，每村僅四、五戶人家，樹木甚少，猶無綠意，口內移來之人，多住土屋，土著多住在山窩裏面，這裏的人民，多囚首垢面，衣服襤褸，表示出異常窮困的狀態。由卓資站西行，兩旁大山綿亙，有長溪循山根道旁而行，間有小河，尙未解凍。過旂下營有石灰質大山數座，以西則村落較爲稠密。下午一時，車到了口外的大鎮歸綏，車站上歡迎白克二先生的，有土默特旗總管榮祥、蒙政會駐綏辦事處主任亢仁等，我們就到了歸綏市舊城綏遠飯店下榻，這時的氣候，爲華氏六十四度，因爲綏遠較平地泉卓資低下，而北有陰山

山脈爲之屏障，故氣候較爲暖和也。

九 暢遊諸名召

綏遠歸綏是口外三大鎮之一，當滿清平準噶爾及察哈爾後，此地就駐有重兵；又因為清季尊重黃教，以懷柔蒙古，在該處建築的喇嘛召很多，當時喇嘛竟達到二萬多的人數！所以現在歸綏的名勝，以寺宇爲第一。下午二時半，在行裝甫卸之後，我同克興額先生，各坐了一輛黃包車，巡遊舊城各大名召。先到錫埒圖召，一稱延壽寺，地址極爲寬闊，殿宇爲中藏合式，壯麗異常，大殿左前方有白色之藏經塔一座，古樹圍繞，其壯麗過於北海之白塔，清康熙三十五年西征駐蹕於此，後經幾次重修，現有「陰山古刹」四字之題額，字法蒼老；繼遊小召，該召爲康熙西征凱旋駐蹕之地，寺內建築極其宏麗，殿宇林立，雕梁畫棟，碧磚綠瓦，賞心悅目，殿前左右，有兩個碑亭，上刻御製碑文。康熙平定準噶爾之功績，用漢、滿、蒙、藏四種文字紀述，尙可識別，可供歷史的考證，原文是：

「朕惟歸化城，爲古豐州地，山環水繞，夙稱勝景。城南舊有佛刹，喇嘛拖音葺而新之，奏請寺

額，因賜崇福寺。丙子冬，朕以征厄魯特噶爾丹師次歸化城，於寺前駐蹕，見其殿宇宏麗，相法莊嚴，命懸設寶幡，并以朕所御甲冑弓矢留置寺中。夫朕之親事塞外，非無故也。往者厄魯特喀爾喀交惡相攻，朕憫念生靈塗炭，遣使諭解；而噶爾丹追擊喀爾喀，竟掠入我烏珠穆塞，爰命和碩裕親王聲討，大敗賊於烏蘭布通。時噶爾丹盟誓佛前，永不入犯，乃班師而還後，噶爾丹蔑棄前盟，復掠納木查爾拖音於克魯倫河之地。丙子，朕親總六師，由中路進剿，至克魯倫河，賊衆望見軍容宵遁，適朕所期會西路官兵，遇於昭木多，大敗之，俘斬無算，丹木巴哈什哈等，率衆來歸。噶爾丹脫身走。是冬朕復駐節鄂爾多斯，剿撫並用，厄魯特人衆，絡繹來歸，而噶爾丹仍未嚮順。丁丑，率師進居胥山麓，官兵分道並進，噶爾丹計窘自斃，子女就獲，餘黨悉平。方今中外恬熙，邊境生民，咸得晏然安堵，喇嘛拖音請建碑示永久，因書此勒石，俾後之覽者，知朕不憚寒暑，來臨絕塞，爲民除殘之意。時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

從小召我們又到五塔召，塔基周圍十餘丈，上分爲五塔，高聳空中，都係煉磚築成，列有鍍以黃金之佛像，爲工程界之一大巨觀。最後到大召，周圍約四里許，中間大雄寶殿，黃瓦朱棟，大類皇居，殿

內四壁，滿繪佛像，正中金色之大佛像前，有一黃銅雕鑿之小方城，內有銅佛像，玲瓏精緻，令人嘆絕，再前有班禪寶座，及喇嘛誦經之坐墊，排列成行，該殿有杭州靈隱寺大雄寶殿之大，而殿內之佛像及陳設之古老裝璜，則遠過之。寺門前懸有「九邊第一泉」之扁額，因前邊百餘步，有玉泉井，上有九孔，據傳康熙至此馬渴不得飲，以蹄抉地，泉水忽然湧出，故賜以此名，這又與西湖之「虎跑泉」傳因虎跑地作穴，泉遂湧出者，頗相類似。以上幾個大召，到現在雖仍然保有壯麗宏大之面目，然都因年久失修，呈現出一種頹敗破舊的現象，亟待於綏省當局，加以修葺，使這些偉大的梵宇，得煥然一新。五點鐘我同克先生回寓休息，六時亢仁先生請我們晚餐，備有包頭黃河的鯉魚，其滋味覺着特別的鮮美。

十 獨弔昭君墓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這是唐代詩家杜甫爲懷明妃而作的一首最動人的詩，而昭君的芳名，與昭君墓的勝蹟，因這首詩，更留芳千古了！我以前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就有「心嚮往之」的興致！因此我到歸綏第二天，決定到昭君墓一遊。早上十點鐘，雇了一輛人力車，出城南去。昭君墓是在歸綏舊城的正南，相距有二十里的途程。綏遠省政府在最近，纔修好由城到墓的一條公路，寬約一丈，夾道植有稠密的小樹，道路平坦，數年後綠樹成蔭，則遊人更可感到風景之美麗了。出城南望，就可看到這呈着黛色的青塚，隆隆矗立在廣大平原的中間。行十數里，過小黑河，復數里過大黑河，河身寬約兩丈，水流甚急，色如濃墨，故名大黑河，兩岸均有百餘步寬之細沙，經此須下車而行，黃沙沒脛，行動吃力。過大黑河南行里許，即到遺芳人世之昭君墓，時已十二點四十

分矣。墓東數十步，有家撥營子小村，人家約二三十戶；墓西約一里，有黑撥營子，人家與前相若；墓南面有石碑八方，東西橫列，係馬福祥、李培基、吉鴻昌等諸氏所建立，馬碑鐫有「漢明妃昭君之墓」，李碑鐫有「昭君青塚」，吉碑鐫有「懦夫媿色」等字樣。聞前有享殿、石虎、石獅等，今皆無存，惟碎瓦殘磚而已！塚東邊拓地六畝，植楊柳三千株，據綏省府建設廳長馮曦告訴我說：植樹時曾掘出琉璃、石虎、木柱等物，並有梵文經卷，惜隨風湮滅！是知古人於塚右會建有大召。塚北面有小屋兩幢，爲看塚人所居。塚高二十餘丈，大黑河兩岸，草多白色，而此塚獨青，以此叫做青塚。由南面仰登，須沿溝中，僅容一足，雙足須前後推移，不能交叉而行，兩手扶溝壁，緩緩而上，北面及西面，均有小道，較易上。余由南面上登，及至塚頂，已覺氣喘，時正下午一時，西風甚大，北望大黑河兩岸，黃沙接天，大青山及歸綏市城，均不能見其面目。嗣風勢愈括愈狂，佇立其上，幾不可支，環顧四周，平原遼闊，有村落數十處，歷歷可數，左右兩營子，一若拱衛青塚，以解明妃泉下之寂寞者。踟躕約半小時，沿西面小道而下，拍照數張，並感賦二首：

(1) 蛾眉功業勝雄兵，一曲琵琶息戰爭；
白草荒涼青塚在，淚血猶照西陽紅！

(2) 生來國色獨超羣，咫尺天顏墜見聞！不是和戎出塞去，千秋誰復知昭君。
這裏一些碑上，都有歌詠贊嘆昭君的詩詞或文章，因為時間關係，擇錄數篇如次：

(1) 馬福祥文

「余少讀杜甫詩，至明妃村篇，不禁神爲之往。及官寧夏，卽聞歸化有昭君墓。而雲中志以爲在拂雲堆，不知何據？後讀遼史地理誌，拂雲堆在雲內州，並不言有昭君墓；而豐州下則直書曰「青塚」，卽王明君墓，此則昭君墓之在豐州已無疑義。又考清初張文端使俄行程錄云：「歸化城南有青塚高二十丈，闊數十畝，塚前石虎雙列，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賜明妃者也；又有綠硫礪瓦礫，似享殿遺趾」等語，則昭君墓之在今地益信。竊擬因公晉京，必假道一至其處，以紓景仰，頻年路出歸綏，每限於期程，未得展謁墓下，深以爲憾！民國十年，拜綏遠都統之命，又以軍事旁午，弗敢自暇逸，以勤軫駕，今秋歲豐民和，邊徼寧謐，因得一往，償所願焉！至則塚高如昔，見所立碑碣，類皆近人撰擬，所謂石獅、石虎及享殿遺趾，但蕩然無一存者！夫清初距今，不及三百年耳，已湮沒若此，回溯元明，上至於漢，其足以增環珮畫圖之色者，不知凡幾！獨蒙地文化晚開，

志乘從缺，聽其湮沒，爲可惜也！雖然，漢自和親以來，公主之遠嫁單于者，存沒多無可考；而昭君獨於今爲烈，亦可謂不幸之幸！倘以昭君長處漢宮，不過良娣、貴人之屬而已，何足稱道於世。今漢家陵寢已無寸土，而青塚巍然獨存，至使騷人遷客，形諸詠歌，豈不以昭君旣出塞，號寧胡閼氏，邊境賴以無事，能使呼韓邪稽首稱臣，願保塞自效，其功不在衛霍下哉！其生平事蹟，散見於傳記者，茲弗具錄，因念蹈揚邊功，以慰逝者；與保護勝蹟，以示將來，皆守土者之責也。爰補樹若干株，並立石墓側。綏遠都統兼警備司令馬福祥敬撰并書。民國十二年。

(2) 李培基詩

琵琶曲調動人哀，夢裏何曾到紫臺，寄語漢朝諸將相，單于心事費疑猜。
攘夷失策誤和親，青塚依然草自春，漢帝諸陵迷綠野，更無寸土瘞宮人。
嘶羣胡馬草成茵，絕塞娥眉倍瘴神，漢使南歸憑寄語，旃廬夜月強工嘯。
寒風獵獵動邊塵，幾度擡頭望紫宸，雲去月來明朔漠，兩端心事一端人。
嫁得單于亦娑婆，漢宮春老竟如何？畫圖個個承恩幸，誰及昭君墓土多。

(3) 李廷玉詩

奇策安邊付女流，琵琶一曲自千秋，
寒凝青塚煙猶慘，聲咽長河水帶愁；
忍辱肯爲胡地妾，論功羞煞漢關侯，
炎劉已盡單于沒，賸有昭君土一抔。

錄完了上面的詩文後，已經到了三點多鐘，悵然的辭別了青塚，乘車回城。這時西風仍猛烈的括着，步經大黑河兩岸沙灘的時候，細麵般的黃沙陣陣的打在臉上！回首南望，高聳着的青塚，已為空中的黃塵戴上了一層面罩，在隱約模糊中失掉了她的明媚的面目。當五點鐘車抵綏遠飯店，已征塵滿身，對鏡不識了！

是晚六時，赴綏省府當局的宴會。被邀諸者還有白雲梯、克興額、包悅卿、吳鶴齡、索諾木達西、榮祥、亢仁等諸先生，席設新城省政府大客廳內。建設廳長馮曦他是一位熟悉邊情富有經驗的老先生，我就藉了這個宴會的機會，向他問了很多綏省最近建設的情形。明白了綏省已有嶄新的進步，單就當局對於毛織工業的提倡，和植樹運動的實施，使遊西北的人們，看到這現實的成績，為國家民族前途，應該表示相當的贊揚，而引為莫大的安慰！八點鐘宴畢告辭，我們分坐三四輛汽車，循着

百靈廟巡禮

新城到舊城，兩旁柳絲裊裊燈光閃閃的大道上，馳返綏遠飯店休息。

十一 歸綏的毛織工業

歸綏縣舊名歸化城，現爲綏遠省會所在地；且爲口外三大鎮之一。平綏鐵路橫貫其境，此外尙修有綏青、歸白、綏托、綏興各汽車路，尤形脈絡連貫，交通便利。其中歸白一路，爲歸綏到蒙古百靈廟的汽車路，長凡一百一十餘公里。現綏省當局以歸白路蜈蚣壩一段，險峻難行，又已從事改修歸白路線，這條路線成爲蒙古與綏遠經濟上有密切關係的脈絡，所以歸綏實爲綏、新、甘等省及蒙古地方與內地貨物之吞吐點；因爲綏遠一省，是佔有烏、伊兩盟十三旗及土默特旗，因此歸綏的毛織工業，形成了蒙漢經濟體系上的重要性，牠的前途發展，實值得國人的強烈注意！據民國二十年調查：歸綏縣年產老羊皮三萬六千張，山羊皮五萬二千張，羔皮四萬四千張，狐皮九千張，狼皮八千張，灰鼠皮五千張，羊毛七十三萬七千七百九十觔，羊絨五萬三千餘觔，駝毛五十四萬四千二百餘觔。（其中狼、狐、灰鼠等皮以及絨毛各數量，係合由內蒙輸入者而言）。這綏遠歸綏一縣每年皮毛之

產量，已足可驚人！又據二十三年四月出版之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載稱：歸綏市有毛織品業十九家，均係自製自售之手工業，織毛毯者有六家，織毛布者有六家，織毛衣者有二家，織毛氈者有五家，外尚有製蒙靴業者三家。不過各家資本薄弱，其最多者尙不及一千三百元！但在去歲秋間，有綏省當局倡辦之官商合辦之綏遠毛織廠，資本八十萬元，用機器製造各種呢絨、毛布、毛氈、軍呢、毛巾、毛衣等物，工人數百名，規模宏大，在綏堪稱巨擘；其品質之改良，花樣之翻新，有一日千里之勢。雖無俄國毛織品出產精細，但是牠的價廉與耐久，則猶過之，這誠然是綏遠創時代的新興機器毛織工業的開端！該項毛織品除供給本省外，多銷售內地各大商埠；蒙靴全銷售蒙古地方。但另一方面該市昔以通詞（即集錦社亦即外蒙公會）西莊（即新疆社）二業最爲發達。在民國十二、三年以前，每年由蒙、新、甘等處輸入之貨品，如駝毛、羊毛、絨、粗細皮等貨，及牛、馬、駝、羊等畜，以及蘑菇、藥材、金沙等物，其總值在三百餘萬；而至十六、七年降至二十萬左右，十八、九年以後，更有江河日下之勢！因爲蒙古及新疆貿易停頓，而西莊、通詞二業，亦隨之不振；歸綏市之商務，自然亦呈不景氣的現象。我們國家現在應當力求蒙古、新疆商務之復活，同時對於正在蓬勃發展方興未艾之歸綏毛織工業，

作多量的大規模的科學方法的製造。現在一般僑胞多被帝國主義的國家或其殖民地排擠回國，如能轉移目標，投資興辦此種事業，使歸綏市成爲供給全國毛織物的中心地，與江南的綢緞事業，並駕齊驅的前進，則衣的問題，大可以不仰給外貨了。際此復興民族倡用國貨聲中，我很熱烈的希望政府國人，來促成毛織工業的發展；間接的即是造成蒙古游牧經濟的繁榮！

十一 由綏遠啓程

二十二日晨七時半，出席蒙政會大會的各委員參議及其隨員等，乘坐昨天從百靈廟放來的三輛載重大汽車，有幾位委員坐在司機的座位旁邊，這算是特別舒適了；有的委員和參議、隨員及同赴百靈廟的人們，都參差地坐在沒棚露天的車箱中，什物、行李放在下面。我坐的是蒙政會第六號大汽車，車箱中一共坐了有二十餘人，連行李、物品，約有四五千斤，已經超過了載重的噸數，好在這車是新的，據司機者的經驗，不會出什麼危險。司機者是個喇嘛，他從前曾當過班禪的司機人，在蒙古地方開車，他是一位有經驗的人，白雲梯、克興額、吳鶴齡等一般委員，離開了他們都市的生活，都像很怡然自樂的坐上這在都市中用以運物裝貨的敞車。在七時半的時候，這三輛敞車，載着黑鴉似的五六十人，離開了綏遠飯店，出城向着北面的大青山飛馳。車上的人們，大多都帶着風鏡及口套，因為塵沙的飛揚，非如此則眼即為塵沙封閉，而口中亦不能免地攢入些須的沙灰。大青山是

陰山的一段，這是內蒙古惟一的大山，有人稱牠爲「蒙古慈母」，因爲牠能遮住北極的寒流，使山南的蒙地氣候，變成溫和。我上個月編某部書的時候，寫到大青山一段，卽生登臨之念，所以我這時在車上望見這黛色橫綿互東西的這道大山，呈現在眼簾之前，內心裏感到說不出的痛快興奮！因爲登臨之願，倏時就可實現了。

十三 險峻的蜈蚣壩

從歸綏城到大青山只有二十里的路程，到八點鐘我們的列車到達巍峨的山下。山南有焦贊墓，在車上西望，隆隆如在目前。綏白路最難走的一段，就是橫越大青山的蜈蚣壩，由山南壩口至壩底村二十里，皆係山溝，由壩底逾蜈蚣壩至後壩三十里，係前後山的分界處。當汽車到達山南腳下，我們都下車步登而上，將汽車開到山頂等候，以免危險，我離綏時恐怕山北氣寒，將所帶的棉毛衣服，完全穿上，登山是最吃力的，尤其仰登數十里的陡峭的山道，沒經過平時鍛鍊步行的人，使你有「哥哥行不得」之嘆！所以當我掙扎到山頂，（即蜈蚣壩的頂上）滿身汗流如注，氣喘力竭，不能再行寸步了！在此休息幾十分鐘之後，復登上汽車，沿山道曲折西下，左右峭壁懸崖，旁臨深溝，車行偶一不慎，即有傾覆危險，令人膽悸股慄！此道爲吉鴻昌率部開闢，山壁嵌有一碑，上鐫吉鴻昌題「化險爲夷」四大字；復北轉車行山夾中，泥水四濺，駛行甚艱；再北行有紅土之崗陵地，方約五六里，田

畦縱橫，至此回首南望，重巒疊峯，山色青紅相映，宛如一幅彩色畫圖，使精神上感到一種極度的陶醉！大青山後，已至十一點鐘。自此北至武川縣城，道路平坦，十一時半，車至城內。該縣爲四子王及達爾汗兩旗之所在地，人口據稱有一十五萬六千餘人，房屋多泥土造成，矮小狹陋，縣政府的房舍，不及都市中一個普通人家的房屋寬敞美觀。我同白克包三先生，到新設的義興園北平飯館用飯，幾個人坐在一個大炕上，經半日的汽車顛簸，風沙侵襲，乍得此處，倍覺着舒適！菜還能帶着北平的口味，不過所喝的茶，洗面的水，都混着許多的沙質，非俟其澄清後不能爲用。飯後我們重登上汽車，這時城內的人民，很多的出來圍車觀看，大都都穿着破舊的老羊皮襖，及襤褸的衣裳，可知城內居民生活都在水平線下了！正午的時候，三輛汽車，從這陋小的土城，向一望無邊的草原邁進。

十四 草原大道中幾個沙灘

出武川縣城，北至召河七十里，有沙灘五六處，車行其中，因載量過重，輪陷沙內，不能行動，大家一齊下車，用盡氣力擡扛，車始出灘。惜綏省當局及蒙政會，對此未能加以修補，使綏白大道，還留此幾段阻礙，不但於往返不便，對於汽車的損壞，有重大關係。召河有一家經營蒙古買賣的大商家，下午兩點車達此處，我們下車進到屋內，喝了幾分鐘的暖茶，登車北去。由召河至百靈廟有二百多里的行程，一望無垠，全是黃沙白草，這時雖至四月下旬，大地上還沒露出青意，就是一些剛抽出地面的草芽，亦被這稠密的枯萎的白草披蓋着，不能顯示出青的面目。這廣大的草地，就是良好的汽車道路，車行其上，電掣風馳，即「百部汽車，亦可並駕齊驅」。所以蒙古草原，到處即是公路，不用大的修築，只要鏟草除墩，並將山道小溪，加以修築填補，即可四通八達，暢行無阻了。國內的人，往往一提到蒙古，就聯想到沙漠，甚而有「蒙古即沙漠，沙漠即蒙古」之錯覺，殊不知蒙古的沙漠，好像內地

的一道長江或黃河，只是某一區域中之一線，不是某一區域中之全境，所以這廣大無邊的草原，實是蒙古地理上的重要特徵。

十五 牛羊駝馬成羣黃羊奔竄

這浩浩無垠的大草原中，自召河以北，沒有甚麼村落，所看見的就是數十里內僅有的幾個「蒙古包」，由此可以推想到蒙古人口的稀少了！包內的蒙古婦女，發覺到我們的汽車將要掠過，抱着小孩，在包前眺望，她們穿着和男子一般長的束帶的長袍，衣服的骯髒，幾十步之外，就可看見在這大平原中，有時最觸目的，就是宮殿式的喇嘛廟，如由召河北行，不到數里，西邊巍峨的富有歐化建築色彩的錫拉木倫廟，自然的映入眼簾；喇嘛在蒙古不但仍握着神聖的權力，而他們的享受，比較那些蒙古包人，真有雲泥天壤之別了！

牛羊駝馬，是蒙古人惟一的財產。所以在這莽莽的草原中，自然的常常看到成羣成片的牛羊、駝馬，在草地上嚼草。還有到百靈廟路線的一帶草原，不斷的看到一羣幾十個野生的黃羊，遠遠地看去，彷彿像一羣小鹿，牠們看見我們的汽車，攜着塵沙穿過時，箭似的四下奔竄，有時一二個在汽

車前頭奔跑，比車的速度還快。據蒙人說：黃羊無人雖稀疏，不如家羊；而牠的肉味的鮮美，則遠過之。然而這大羣的黃羊，在蒙古社會中，很少有人獵取，想是他們的食糧不需要這些野生的動物吧？

十六 夕陽西下車抵百靈廟

由綏遠到召河一百六十里的途程，因橫越大青山及穿過幾個沙灘，費了七八了小時；由召河到百靈廟雖有二百餘里的途程，因為天然的草原大道，只經了兩三個鐘頭。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們就瞥見了羣山環抱中的一片白色調和着些許紅赭顏色的百靈廟的房舍，和饅頭點點似的蒙政會所在地的蒙古包羣。當汽車進行到離廟約莫一里的地方，有一個蒙古包前站着兩個蒙古兵，手持着槍檢查過此的行人。我們的車到此稍停，略被詢查後，即開入河東，這裏有蒙政會設的稽查處，照例車到此處，仍須加以檢查，這三輛車因為係載的蒙政會的委員要人，所以過此被詢明後，沒經檢查，就橫越小溪直開到蒙政會已經備妥的住所。這住所是百靈廟喇嘛住的一部房舍，外來的開會委員代表，都住在此處。每一個院落都有一列三五間的平頂西藏式的堂屋，南向的小門，僅二尺多高，進時須低着首，屋內靠壁四周是約一尺高三尺寬的長炕，中間是磚鋪的方形空地，炕上滿

鋪着黑舊的毛氈，四壁滿繪着彩色的人物和圖案參雜成的油畫，據說這是蒙古喇嘛所繪，其藝術之高妙，令人贊羨，上面有素花的白紙糊成的天花板，堂屋的前面，有一方形的小院，東、南、西三面，圍以土垣，南牆中間開一小門，上面披着瓦覆的小廈，這是一座院落惟一的一門戶，門外面左右貼着蒙文或漢文的歡迎委員的標語，門前新設崗兵一二名，出入時都行軍人的敬禮，這幾點表示着蒙古已有現代化的精神。我同克興額、白雲梯、暴子青三先生，同住在一間的一所房內，一天的征途，進到屋內，自顧已黃沙滿身了！蒙政會對於這次外來的開會的委員住處，都派了一個會說蒙話的僕役侍候，三餐煙茶也都由會中招待。我這次到百靈廟同樣的受了大會的招待，這使我遊蒙感到異常的便利，尤其到蒙古得住舒適的廟房，在這裏算是天堂的生活了，這是我深深的感謝而不能忘的！

十七 德王晚間兩次來訪

當我們塵裝甫卸的時候，蒙政會秘書長德王，率了幾名該會的職員，來訪候白、克二先生，頭上戴着紅頂藍翎的頂子，上身穿着團花馬蹄袖黑緞馬褂，裏面穿着藍花緞的束腰長袍，腳上穿着黑靴，他的身體魁梧，面皮微紅，兩目神光四射，一見就知道是一個幹練精明的王公，他現在事實上已成了蒙古青年的領袖。這時蒙政會參議陳紹武君，介紹我與德王認識，稍談幾分鐘後，他就辭去，訪那些和我們同來的其他委員，表示慰勞之意。到了十一點鐘，他又二次來訪，談了十數分鐘的話，方始告退。據說德王他是蒙政會中最忙的一人，每日處理公事，大概到夜半後下兩點始行入睡，早晨五六時他就起來處理公務了；這次開會，委員長雲王抱病王府未來，兩位副委員長一在錫盟，一在伊盟，均未到會，各處處長多係王公兼任，亦常不到會，因此德王一身的繁忙，可不言而喻了。

十八 馬頭琴聲中紀念成吉思汗

二十三日上午九時，蒙政會在蒙古包大禮堂，舉行紀念蒙古的偉人成吉思汗誕辰大會，這是富有追念先哲，發揚民族精神的有意義的舉動，尤其蒙古民族，衰敗到頂點的今日，一切文化落後到頂點的今日，而能在自治空氣濃厚的籠罩下，來舉行發揚民族精神的紀念，更格外表示着意義的重大！這大禮堂蒙古包，是羣包環繞中的一個居在中央的大包，頂上有彩色的氈雲子覆蓋着，顯示着包的裝璜，包門南向，漆花的小木門的外層，懸有栽絨的毯帘，上插黨國旗，隨風飄揚；包內北部的桌上，立有成吉思汗遺像，像上繞着藍色的「哈達」，像的前面，排列着水果、茶點、香燭之類，桌的前面大盤上，放着割開的整羊一隻；包的中間四柱，和包的周圍，都貼有爲開大會佈置的漢蒙兩文合璧紅黃紙的標語，其語句有：「民治是發揮三民主義的民治，民有、民享」，「希望促進盟旗改善」，「大家團結起來爲民族復興而奮鬥」，「精誠團結是民族復興的先聲」，「歡迎扶植蒙古自治」。

的何指道長官，「歡迎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領導者」，「歡迎復興民族的第二次委員大會」，「希望大會議案要議而決決而行」，「大眾要團結起來爲民族復興而奮鬥」，「造林足以造成風景調和氣候」等等；北部的上面，懸有「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第一週紀念全委大會」的橫額，係紅綾金字，前面懸有黃綾蒙文的橫額，其語意與前相同。一個僅能容門三四十人的蒙古包，經這番五光十色的標語橫額的點綴，表示出一種革命的藝術的景象。參加大會的王公，都穿上滿清的官服，德王和四子王頭戴着紅纓藍翎寶石的頂子，上身穿着黃色的馬蹄袖馬褂，裏面穿着藍色團花的長袍，足登着黑色的皮靴，其餘七八位王公服裝，都與兩王相同，不過爲黑色的馬褂罷了，其餘的委員和職員，都穿着漢式的衣服。九點半的時候，包外的軍樂與鞭敲交鳴的聲中，這紀念的儀式開始了；德王用着虔誠的態度，照着次序「獻燈」，「獻奶酪」，「獻酒」，「獻果」，「獻全羊」；這時一個抱着馬頭琴的喇嘛，北向成吉思汗的遺像，雙膝跪下，手指撥動，做起了蒙古樂，這樂聲的抑揚幽雅，悲壯之中帶着柔和的意味，使人聽了心靈上感着莫名的愉快和激奮，牠的聲調，恰能吐出蒙古民族雄飛的氣勢，一時又好像嗚咽着蒙古民族衰落的淒楚，聽說以前有一音樂專家歐人，曾來蒙古

學習這馬頭琴樂，可見牠在世界樂器上佔有相當的地位了，經過十數分鐘之後，樂聲始停，這時德王繼續獻香，完畢後，雙手捧着經文，領導王公委員職員們一齊向着成吉思汗的像跪着，喃喃地誦起「紀念經」，這時一個人端着奶酒送到每個人的面前，各人用手一沾，向自己的頭上擦摩，好像耶穌教人，用聖酒洗頂，據說這是接受成吉思汗遺志的意思，這唸誦的紀念經，據一位伊盟的王公委員解釋：牠是在元世祖的時候編就，而以後經過班禪校審的，只許男人唸誦，能得到無上的幸福，若是女人唸誦，便要變成瘋癲了，虔誠宗教的蒙人，都有這種信念；當「紀念經」誦完之後，各王公委員繼續行古老壯嚴的三跪九叩禮，然後大家低着頭從矮小的包門魚貫的攢出外邊，攝影散去。

下午一時，蒙政會全體大會，舉行開幕典禮。北邊的桌上，左置總理遺像，右置成吉思汗遺像，像框上都披着藍色的「哈達」，各王公委員代表等，捨三跪九叩禮，行時代的三鞠躬禮，禮後德王用低微的蒙語致詞，接着由白雲梯演說，邀得聽者不少的鼓掌，因為他們演說的大意，不外拿着成吉思汗的精神，來激發蒙人的情緒，最後還呼了幾聲蒙語口號，這小小的包中，一時更顯出革命空氣的磅礴瀾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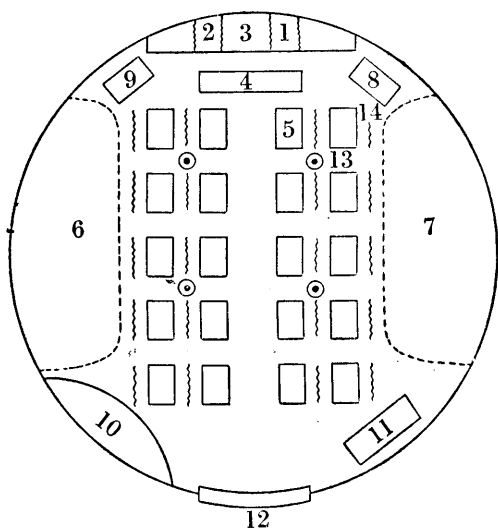
十九 參觀會議

我在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前往蒙政會蒙古包大禮堂，參觀該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首次大會。包內的佈置，在北面總理遺像、成吉思汗遺像的桌前，設一主席小桌，正對着南面的包門；左右各有南北兩列，每列五六張高長各約一尺的小桌，桌上放着紙本鉛筆，左角上貼一蒙文紅紙條，標識着委員或代表的姓名；每張桌後各鋪有方形的栽絨花毯坐墊，委員們盤膝坐在上面，來商討蒙事大計，這與華廈中皮椅高桌的會議作用性質相同，而別有一種風味了！現在世界上有一種圓桌會議的名詞，我想蒙政會這種會議，可名之爲「毡廬會議」或「矮桌會議」，庶可與前者相互媲美了！包之東、北、西、南四角爲記錄處；西南角爲來賓處；東南角是放置茶水的地方；週圍與中間四柱，懸着前節所述的標語。茲爲具體明瞭其佈置情狀，繪圖如次：

開會時的主席，因爲正副委員長未到，仍由祕書長德王擔任。發表意見者，不過是由都市中來

的幾位委員，如克興額、白雲梯、吳鶴齡等，至於王公委員，大都緘默不言。最有趣的有幾位崇信喇嘛

十九 參觀會議



- (1) 孫總理像
- (2) 成吉思汗像
- (3) 大長方桌
- (4) 主席小桌
- (5) 委員小桌共四列
- (6) 處長主任參議列席地
- (7) 處長主任參議列席地
- (8) 記錄桌
- (9) 記錄桌
- (10) 來賓處
- (11) 茶桌
- (12) 包門
- (13) 包柱共四桿
- (14) 栽絨坐墊

教的委員，當別的委員正在討論的時候，他們在一邊還喃喃地啣着經，或者竊竊私談呢！主席德王紅頂黃褂，盤膝而坐，兩目炯炯，不時向各委員的身上射着，靜聽委員們用蒙語所發表的意見。在會議中是聽不着漢語的，這種表現民族意識的行爲，是一個自覺民族應該有的，內蒙至今能「一包濟濟」共商籌蒙大計，這誠然是蒙古的新氣象；可惜大多數的王公委員，腦經中已爲先入爲主的封建的宗教的各種觀念所佔據，不能發揮民主政治實質的使命，而對於一切改革性良好的提案，反多所顧忌，這固然是蒙古王公階級的意識必然的反映，亦惟如此，所以這會已失掉了牠的內容實質了！這是我們站在純會議性質的觀點上，所有的批評。不過蒙古王公向來以其個人的主觀和好惡爲施政之標準，現在能將蒙古政治付之於會議討論，假使能決而奉行，這仍不失爲蒙古政治劃時代的進步。

二十 提案的顧慮和施行的困難

內蒙——尤其是西蒙各盟旗王公的思想，完全牢印着宗教的觀念，已如上述。就如蒙政會委員長雲王，他是喇嘛教篤誠虔信的一位王公，只要喇嘛有什麼建議，他是奉行惟謹的。蒙政會去歲成立的時候，是借着百靈廟一部廟舍居住和辦公，後來經喇嘛們的嚴重抗議，終於在雲王的接受下，而不得不遷入東面的蒙古包中辦公了。該會副委員長索王在平請章嘉占了一卦，據說此次出席百靈廟蒙政會會議，有什麼不利降臨，於是索王就信以為真，而不敢來此開會了！一切王公諸如此類的情形，真不勝枚舉。所以這次南來出席會議的委員，都避開了「宗教問題」不談，就是他們顧慮到環境的困難，怕引起王公和民衆的反對。此外這次一切必要而良好的提案，如創辦合作社，造成風景林，成立模範牧場，在百靈廟附近開闢菜圃，成立電業公司等提案，不能不說是推進新蒙古應有的設施；然而我們拿出其中造林、設村、闢圃三案來看，已可料到前途施行的困難。因為這

在握有無上權威的喇嘛眼中，是認爲有妨風水的，他們可以將他們反對的意思，通過王公委員使這些議案「決而不行」。譬如最近蒙政會買了很多的樹苗，纔植了一半，經喇嘛的反對，其餘一半樹苗，只得枯成乾柴了；剛巧這時喇嘛因病死了幾人，他們就說這是植樹的惡果，請求雲王禁止，不再在百靈廟一帶植樹，這當然蒙政會要奉到上諭的。所以那些需要性的提案，在濃厚的宗教籠罩下的蒙古，牠的前途施行困難，就可以明瞭了。

二十一 包內宴賓和蒙古的狂風

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蒙政會在蒙古包招待室內，宴請我和綏省主席傅作義派來蒙古之代表陳玉甲，雲王，管旂，章京等七人，由該會秘書趙文儒駐綏辦事處主任亢仁代表招待。這包內四周，係絨布幔圍成，北部几上，置有德王的放大像。包內西部放了一張漢式圓桌，和十幾張高凳，身體高者，坐在上面，頭可以觸着包的毡頂。用的是內地菜食，大概是爲的我們蒙古飲食吃不慣的緣故。這時北風已漸漸括起，包頂上翻在一邊的窗布，如旗被風吹簌簌地作響，不少的飛砂，從包頂的窗中飛進到菜肴裏面，使你吃時常常感覺到牙澀，有人說：在蒙古生活，「每一個月要吃進一斤砂土半斤毛」，這不是謠言。在蒙古包內赴宴，是我平生第一次，所以覺着異樣的風味！

五點多鐘的時候，我到百靈廟後眺望，看見北邊半天塵雲，同時聽到那裏忽忽地作響，我意識到這一定是蒙古的巨風，一條時，狂飈挾着灰色的塵沙襲入百靈廟的聖地，路上的行人，用盡氣力

抵抗，亦不能保持着立點，滿天的灰砂，打到人的臉上，像箭射般的疼痛，幾個破舊的蒙古包頂，也被這狂猛的風力掀去，還有這時一個蒙古包內的人，正在用飯，因為包頂忽被狂風壓迫塌陷，連人加飯，都壓在下面了，幾十分鐘，這銳不可當的風力，始漸漸地過去。晚間七時，我同克、白、暴三先生，吃牛糞煮熟的蒙古羊肉，牛糞是蒙古普通的燃料，因為像內地的柴炭燃燒物，在草地中是少有的，蒙古人常常背着拾糞的框子，在草地上檢糞，每一個喇嘛廟內和蒙古包外，都堆着大堆的牛糞，據說煮羊肉用牛糞燒可免去羶味，蒙古的羊肉誠然不如內地羊肉之羶，我想這不是牛糞燒的原因，這或是基於地理和氣候的關係吧？我們四人都右手拿着小刀，左手按着大盤中的羊肉，大割大啖，倒感覺很大的味道，吃過了喝幾杯濃茶，立刻增加體溫不少。到了十點左右，天又降了十幾分鐘的小雪，「江南春暖日，蒙古風雪時」，當我入睡的時候，這樣子想着。

二十二 寒風刺骨河流結冰

「早穿皮襖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這是蒙地的諺語，亦可說明蒙古氣候變化之劇烈了！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我同暴子青君參觀百靈廟各大寺院，約一小時，擬南去登女兒山，剛到了寺院外面，刺骨的寒風襲來，雖身上穿着重棉輕裘，亦抵抗不住這寒氣的侵凌，臉上如刀割的疼痛，使我們登山的勇氣，終於被寒威脅迫，宣告失敗，而不得不折返寓所了，早上的溫度，華氏三十二度，攝氏零度，百靈廟四周的河流，結成堅冰，可以支持着行人的往來，較昨日的溫度，相差一半。下午強烈的北風，愈括愈勁，停在蒙政會附近的一輛汽車，被一陣最猛烈的風力吹得倒退了十幾步。初次來到蒙古的遊客，當然抱着十分恐懼，不敢外出，就是當地的蒙人，亦只得躲在包內避免這寒狂的風力襲擊。這時草原大地上，已看不到人跡，只讓這暴風和寒威所佔有了。羊肉的晚餐吃過了，同克白、暴三先生漫談至夜分，解去旅中的岑寂不少。

二十三 百靈廟蒙政會形勢鳥瞰

兩天的風寒過去，從二十七到二十九三天，溫度由五十度增至五十六度，天氣晴朗，氣候溫和，正是跑野登山的好機會。有時我一個人踽踽獨行，到山巔水涯徜徉多時，有時同着同我們一塊來的布里雅特人巴雜路夫，到山頭上眺望。巴君他有強健高大的體格，緋紅的面色，鼻下留着短而整齊的小鬚，身上穿着綢緞的蒙古裝束，腳登着長筒的皮靴，會說滿口流利的蒙古話，他是最適於蒙古旅行的一個典型者，他可以從山下飛奔的跑到山頭，過小溪的時候，有時利用他長筒的皮靴，任重的體力，輕輕地背着我過去。我利用兩三天的工夫，百靈廟附近的山頭，已爲我的足跡踏遍，牠的形勢，已在我的腦經中，印着不可磨滅的印象了。

蒙政會去歲成立的時候，是假着百靈廟一部廟舍辦公，後來經了喇嘛的反對，雲委員長一身倡率，就遷到天幕的蒙古包了，這在上面，已經提及。現在蒙政會暫時的辦公處所，是在百靈廟東邊，

距廟約有百米的一簇星羅棋布的蒙古包羣。這百靈廟與蒙政會的四周，爲重巒疊嶂的羣山包繞着，西南與西北兩角形成了豁然開朗的山口平原，有寬約三四尺深僅數寸的澄清的小溪，由西邊的山間進來，循着周圍的羣山腳下，同樣的環繞在百靈廟與蒙政會的四周，而最後由西北角的山口流出，所謂「環山帶水」不啻爲百靈廟蒙政會最恰當適合地描寫。小河的東邊，依着山腳建築了幾十座泥土築成的漢式的房舍，一些販賣雜貨的販商，都住在此處，可算是此間惟一的商業區域；此外蒙政會的無線電臺稽查處，和綏遠省的稽查處，都設在這裏；還有最近開辦的一所代辦郵局，也設在這裏，因此有「河西」「河東」之分。而這三種不同形式的漢式的草房，天幕式的蒙古包，宮殿式的百靈廟，鼎足而立，相對成趣，象徵着三個不同時代的建築。這三個地方與其周圍所佔之平地面積，尙無精確測量報告，據我的觀察估計，南北東西相距各有五六里的長度。假使這小溪兩岸和周圍山上，能種植點綴風景調節氣候的楊柳，或其他樹木，則羣山環峙，小河縈繞，寺院峨峨，蒙包點點，茅舍三五，在這綠柳裊裊白楊蕭蕭的氛圍中，這小小的區域真是一片世外桃源了！

二十四 三個區域的素描

百靈廟是一個宗教的區域，所以牠的建築設備人物，都充分的表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牠的建築可分兩種形式：一種是北平的宮殿式，居在廟的中間，約有十數座，其高大雄壯，是不亞於南京的鐵道交通兩部，屋瓦灰色，上置金色的尖頂，外面的牆壁，塗着上紅下白的顏色，室內的壁上，繪着各種各式的彩色佛像，棟梁門楣，都繪着光耀奪目富有藝術意味的彩色的風景人物，正中的三座大殿，是連串的逐級降低的築成，巍立在中心的地位，一排列三個金色的尖頂，在屋脊的上面，被日光照耀着格外燦爛輝煌，南面有一座白塔，為該院之屏障，每一個大殿的門上，都貼着「過此符下一次，可以消除千百世之罪孽」藏文橫額一紙，這是班禪大師去歲在百靈廟住錫時所貼的，不過院中的鋪石，盡是一些不規則不平勻的亂石砌成，不能與這壯嚴的大殿相稱；一種是平頂西藏式的小屋，在各大殿的東西兩邊，約有七八百間之多，每三四間小屋，都自成一個院落，牆壁是一樣的

上紅下白，小屋內外的形狀，大概都與我們住的相同，廟的四角和前後，都有高約二三丈的白塔聳立着，彷彿是這寺院的拱衛，塔的中間，設有佛龕，內供佛像，塔座裏面的空間，是放置殘破經文紙屑等物，由數里外望之，但見一片白色的梵宮，在羣山的環抱中矗立着；廟西北一二里路，在一個山麓上，建築一座平頂式的寺院，工程較爲簡陋。院南有老樹一株，算是百靈廟僅有的一棵奇蹟；百靈廟常住之喇嘛約有四百餘人，分住於他方的尙有七八百人之多，他們平常所穿的衣服，都是鈕子扣在右脅下的紅色長袍，右肩上左脅下斜纏着幾丈長的紅色袈裟，有的破舊不堪還緊緊地纏着，腳上穿着尖頭上折的長筒靴子，最少也有五六斤重，所以他們走起路來，總帶着「傴僂而行」的姿態；最可憐的一些十幾歲聰明伶俐的兒童，也同樣地披着長而紅的袈裟，穿着笨重折頭的靴子，開始度他們幼年的「清磬紅魚」的空門生活，而一至於老死，這對於蒙古社會人口的減少和人才的摧殘，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了。

百靈廟宮宇的東邊，相隔一箭之地的那些蒙古包羣，是政治區域的蒙政會所在地，天幕式的蒙古包，一個個相隔幾步地接連着，成爲一種圓形的排列，約有五六十個。大禮堂蒙古包，是居在羣

包的中央；最北部是雲委員長的蒙古包，爲羣包中最裝璜美觀的一個，周頂全係新的白毡圍蓋，頂上覆以彩色的毡雲子，包門寬高各二尺餘，上一半雕着玲瓏剔透的木櫺，下一半繪着人物花草，包內四周圍以黃緞幔子，精小雅緻的櫥檯，整齊地陳列在四周，中間放置新式火爐，煙囪從包頂小窗中穿出，包的左右各鋪以花栽絨方氈數方，北上爲寢臥處，鋪以長方形之絨氈，入其中，有一「櫥檯琳瑯錦繡耀目」之概！冬天裏面的溫暖，勝過室中；西北部爲德王的蒙古包，沒有雲王包的裝璜而優於其他的蒙古包；東部由北向南爲參事廳、財務委員會、保安處、各蒙古包；西部由北向南爲祕書廳、接待室、民治處、實業處、各蒙古包；南部爲教育處、蒙古包，各處會所屬各科之蒙古包，參雜羅列其間。包羣的前面和右面，有十幾個藍色帳房，這是蒙政會的軍隊和德王的衛兵所住。上自委員長下至科員書記，他們辦公吃飯睡覺和普通接待賓客，都在他們的包內。大禮堂蒙古包的前面，還懸着一架銅鐘，這鐘聲一響，就是上下辦公的信號。蒙政會的職員，現在有一百三十餘人，工役有百餘人，職員多是在內地各學校畢業的青年，他們能離開都市環境，來過這原始時代的蒙古包生活，而爲他們的桑梓服務，以求新蒙古建設之推進，這種富有朝氣和新生的景象，使我們來此參觀的人，抱着很

大的同情！這裏的青年職員，大多數以前和我相識過的，與他們談起蒙古問題，知道他們都抱有一棵熱烈的提高蒙古文化，發揚蒙古民族意識，充實蒙古人民生活的雄心，並且他們都很了解應當遷就現實環境擁護一位蒙古有現實權力和地位的領袖，來達到他們的志願，這種青年的精神和傾向，是我們研究蒙古問題所要特別注意的！不過蒙政會成立已有年餘，牠的周圍環境，那白色的獸骨，到處就可碰足，那死掉的狗兒，成條的躺在路邊，不加以掩埋，任憑腐臭，這或是遊牧環境中不可避免的現象，而蒙政會是蒙古的首邑所在，在新生活亟應講求的時候，這有礙衛生有傷邑容的東西，應當予以掃除，以表現出蒙古新時代的精神。

蒙政會的東南，小河的東岸，有幾十座泥土茅草築成的漢式房舍，這是一些零星小販的商人所居，此外蒙政會及綏省府的稽查處，及無線電臺，代辦郵局，也設在這裏，前面略略述過，這郵局每隔一日將所收到的信件，用馬送到綏遠，大概三天的工夫，就可以送到，在通訊上總算較前便利多了，況有無線電與中央及各地溝通消息，「萬里之遙，片刻即達」，尤感覺莫大的便利。販商約有三百餘人，賣的是一些日常需用的雜貨，如手巾、肥皂、鞋襪、香煙、碗筷之類，蒙人及喇嘛所用的物品，

亦佔很多的成分。同時他們以此爲中心，用牛車或駱駝載貨至各旂售諸蒙人，換其牲畜皮毛，帶回運之綏遠，若是所換者爲牛羊，則寄放牧羣，待至秋後始驅諸內地轉賣，資本多的商人，春夏的時候，以其貨品向各旂蒙人所換來的代價——牛、馬、羊，每以千百計，由此可知蒙古的貿易，大部分還停滯在以物易物的狀態。自從「蒙綏稅收糾紛」發生後，西來的駝商，因爲避免徵稅，不經過此處，這給販商一個嚴重地打擊！不過蒙政會的職員增多，這倒是他們最大的雇主。據我調查，這販商的資本，十之八九都是很脆弱的，他們雖是賣的日用雜貨，而其資本不過一二百元左右，在這裏是沒有飯館（現在雖有一家，規模陋小，菜食幾不可下嚥），沒有澡堂，更沒有娛樂場所，一個外來的旅行者，若在此處逗留多日，他的精神上一定要感覺很大的枯寂和鬱悶！所以蒙政會職員的眷屬，多住在北平、綏遠，而這般職員在某一個時期，總想回到北平或綏遠他們的家裏，來補償他們精神上的苦悶，因此我覺得這裏關於精神上享受的環境設備，是亟不容緩的問題！

在這裏有一樁東西要述說的，就是蒙古的狗。百靈廟蒙政會的周圍，那沒有主人豢養的野狗，到處都是，牠的身軀較內地的狗大，滿身生長着黑色的長毛，可以抵抗寒冷的氣候，那小狗在野間

成羣成隊的亂跑，是沒人捉牠餒養的。每到夜晚的時候，有時那一片汪汪的狗聲，打破了草地的死寂的空氣，所以一個人夜間出外，必要拿着手杖，來提防狗的侵襲。

還有現在的百靈廟是富有詩意的一個地方。每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有那慢而且馴的駱駝，背着人成隊的緩緩地穿過或歸來；那飛奔的蒙馬，在善於騎術的蒙人騎坐下，箭般地掠過；那身披紅衣腳登重靴的大小喇嘛，一個個出了唸經的佛堂，作片刻大自然的享受；滿清服裝的王公，西裝革履的青年，長袍大褂的先生，或踟躕在包之前，或徘徊在山之巔，或徜徉在河之濱，來消遣他們一日工作的疲倦；那燦爛的霞光，變幻的暮雲，雄壯的山色，清澄的細流，調和着這百靈廟的五光十色，使天才的畫家，窮於描寫這一幅塞外的晚境；使感覺着煩悶的一個旅行者，這時可以獲得無上的快樂！然而因為百靈廟是神聖的地方，不許女人進境，那些摩登姑娘，在這裏是常常絕跡的。不過佛地的規律，往往為時代的環境所衝破，百靈廟自從蒙政會成立後，已遭遇三次摩登女士的踏進去：夏冰心女士及雷潔瓊女士，是第一次衝入這塊聖地的女人，以後又有兩位女士來到這裏，第三次是燕京大學的「十七個摩登花木蘭」（借用燕大人章之百靈廟之行的原句）復踏進這塊聖地，

並且在蒙古包內住了兩天。這大批的摩登女士，驟然臨到這遊牧的原始的社會裏，當然轟動蒙人的驚異和注視，這在喇嘛的眼中，更一定會視爲非常的奇蹟！

此間的夜，亦別饒一種風味。當星光皎潔萬籟俱靜的時候，那成羣的蒙古包中，各透射出一線的火光，當你走到包前，就可以看到包內的蒙人在火爐四周，盤坐着或躺着，品着他們最喜歡喝的奶茶或磚茶，用他們的蒙古話談神談天。當你進去的時候，他們是很表歡迎的，這圍爐品茶談天，是他們惟一的快樂。白色的梵宮，這時已重門深鎖死般的寂靜。周圍的小溪，仍一刻不斷地潺潺地流着，好像青春的寡婦，抑不住她夜間悲哀的嗚咽！使你在這夜的氛圍中，能感覺一種幽嫻的娛快！同時也能觸動你的愁思！

二十五 狼和刺眼蟲

百靈廟號稱有二害：就是「狼和刺眼蟲」。狼是匿在附近的山中，專齧蒙人的牛羊馬駝，這些牲畜被牠每年搏食者，在百分之三十以上，這實在是蒙人的一大害物，我們一到曠野，隨處都可看到那些被齧牲畜之殘骸遺體；然而當地蒙人，因為牠不常食人，——實在因為牲畜已够滿足狼的需要——目之爲「神獸」，這種常識的貧乏，真够可憐了！刺眼蟲我倒沒有見過，據熟悉蒙情之暴子清君稱：該蟲腹白睛紅，大如馬蛭，飛如閃電，偶著眼際，即遺蛆如脂，頃刻似蛭，沿眼球轉入腦中，人即傷命，所以居住此間的人們，多帶着風鏡，以防備之。還有一事，曾引起社會注目，而爲此間人士願以剖白者：就是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先生，去歲遊百歸來，不多日因病以死，有認爲是「蒙古大蟲子」咬死的問題。我在到百靈廟之先，受了這種宣傳，所以到百靈廟之後，在起居方面，格外注意；但住了二十多日，並沒見有什麼大蟲子侵襲到我的身上。蒙政會一般青年，常常和我談到蟲子縱有，

但絕對沒有什麼異於內地的會咬死人的大蝨子。劉半農先生到百是住在河東一個小商家裏，劉先生雖曾經到蒙政會訪晤當局一次，但大家始終不曉得他是一位北大名教授；只認爲是某商人的朋友，故未曾加以招待。若遊蒙是劉先生的死因，那恐怕是因爲他的身體不適於蒙地旅行飲食起居的生活；若說大蝨子是他致死的原因，這不但滑稽，而影響所及，將來有志遊蒙的內地人士，均以大蝨子問題，將裹足不前了！他們很誠懇的希望我回到內地，加以剖白。

二十六 豐富的物產

百靈廟附近之物產，除牛羊馬駝，爲蒙古普遍的產物外，山產如黃耆、大黃、柴胡、桔梗、甘草、防風等藥材，隨在皆是，廟北四十里羅隆蘇木地方煤炭甚富，因爲風雨的侵蝕，塊然巍立，俯拾可用，當地的王公喇嘛民衆，迷於風水之說，現在雖有人願出代價開採，終不可能，寶藏棄野，誠屬可惜！又據一位蒙古青年告訴我：百靈廟西約十數里之幾座大山，鐵礦極富，以前有一位外國人到此查勘化驗的結果，謂此山之鐵的產量，可足供從百靈廟鋪到西藏拉薩的鐵軌之用。我爲此好奇心，曾走到該山察看，見石如濃墨，內含鐵質甚多，不過我對於礦學沒有透澈之研究，不能斷定牠的產量多寡和質之優劣，這有待於礦學專家和政府主管部分；前往勘驗，加以開採的。百靈廟小河之小魚，真如過江之鱗的那般多，因爲蒙人基於宗教的觀念，不願食魚，因此這樣多的水產，只能作爲景物的點綴了！

二十七 神話的女兒山

百靈廟附近，有三個可述的勝蹟：一個是女兒山，一個是康熙營，一個是五英雄城。女兒山在百靈廟的南面，相距只半里多路，孤聳在兩道小溪合流的旁邊，高約三十餘丈，山色青黛，儼如百靈廟之屏壁。據喇嘛的傳說：成吉思汗征金凱旋，駐蹕此地，這山上有善做馬頭琴樂的女神，天天晚上做起好聽的琴聲，來慰安成吉思汗的辛勞；並且這馬頭琴樂器，亦爲女神所發明。後來康熙親征準噶爾駐此，亦常聞山中樂聲，康熙以此女兒山有瀆褻百靈廟的聖地，將引起北鄙的不安，遂命製陽物一具，放在百靈廟內，以資鎮壓，這段神話，到現在仍傳之鑿鑿，凡遊百靈廟的人，無不一臨其地的。山南土地平衍，清流橫貫，水草豐美，每至夏季，蒙人多牧畜於此，毳幕星羅，畜羣成簇，夕陽掛山，炊煙繚繞，犬逐馬鳴，這一番情境，又够得詩人陶醉了！

二十八 深入蒙地的傳教士

內蒙在已經農墾的地方，早植下了天主教的勢力，如伊盟各族天主教堂，不啻爲當地作威作福的土皇帝；他們已經超過傳教的範疇，進到土地收買的佔領，成爲壓榨蒙民的大地主，換言之，他們已經超過文化侵略的範疇，而進入於經濟侵略的領域，最近以前的「三邊教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在這草萊甫闢的蒙政會所在地，已有了幾位美國教士，在這裏住着天幕的蒙古包，作文化侵略的傳教工作。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時，我同克白兩先生，正在閒話，驀然進來了新近來蒙的三位美國傳教士，一個叫艾德蘭，一個叫蒯斯民，另外一個姓名，我記不清了。他們都會說滿口流利的蒙古話，並且用蒙文鉛字印裝的聖經教義，裝訂非常裝璜，每冊兩元，賣給開會的委員閱覽；他們並且表示打算在錫烏等盟，設立醫院，爲一般不講衛生的蒙人治病，這將來定能得到蒙人的同情。我們不談其目的和作用，而僅就其吃苦的精神一點看來，已經够我們國人愧煞了！譬如現在的三

民主義宣傳，在內地已「家喻戶曉」，然而在蒙古求如他們所裝印成的聖經教義那般的蒙文鉛字本，至今我們還沒有看到哩！這醫院的設立恐怕我們還在計劃，而他們將先我而實行了！

二十九 蒙古包中德王暢談天下事

德王他是內蒙古自治一個最努力的倡議者，他的聲名，因此已揚溢於世界了。他現在是任的蒙政會委員兼秘書長的職務，雖是這樣，在內地一般人們——尤其蒙古青年的眼中，他是蒙古一位有權力的領袖，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因此我覺得他的思想和主張，與蒙古前途和蒙漢關係，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我自從來到百靈廟之後，就決定訪晤德王作一度正式談話，來滿足我所要提出叩詢的各項重要問題解答的要求。四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我從百靈廟寓所，走到蒙政會，將名片交由該會參事陳紹武送陳德王。這時我在蒙古包會客室西部客人所坐的地位等候着；約莫經過了二十餘分鐘，德王穿着馬蹄袖長袍，腰束着紅帶，足穿着黑靴，頭戴着紅頂帽子，滿面含着和藹的笑容進來，彼此相互爲禮後，彼東我西相對的盤膝坐下。我先申述了幾句景仰之忱，就接着開始我們的問答。

「蒙政會的地點定否？」我首次提出這個問題，用漢語問他。

「不出百靈廟附近。」德王用流利的漢語，毫無遲疑的答出（按該會新地址，近已決定在百靈廟之東北約二十里之阿爾泰地方）。

「德王爺對於宗教態度如何？」蒙古的宗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一般蒙古青年，大多數抱着反感的態度，德王是蒙古青年的領袖，所以我繼續提出這個重大的問題，來窺探他的態度。

「一言以蔽之曰維護。」德王沈思一二分鐘，這樣簡捷地說出，並且繼續發揮他的宗教觀，他說：「喇嘛教是蒙古惟一的宗教，極適合蒙古的環境。大凡一個國家和社會，對於人民不適當的言行，除法律制裁外，就是道德上的制裁；蒙古的宗教，就是制裁蒙古人心之良好的道德工具。我們看佛教的鼻祖釋迦牟尼，原來是印度的皇太子，當時他能敝屣尊榮，大發宏願，普救世人，就知道這教的偉大了！以我個人的主觀看來，世界上任何宗教，都不及佛教。我們能舍棄固有的良好的佛教，而不信仰麼？馬克斯的主義，是被壓迫而產生，佛教為憐憫衆生，普救世人而產生。但是蒙古的宗教，演至現在，固亦難免流弊，這譬如水之下流，而不為之疎濬河道，使水暢其流，當然要向兩邊橫溢；非

水之爲害，實人力有所未盡。蒙古的宗教，本身無罪，罪在我們不加以整頓！以後當與各盟旗王爺，商議整頓的辦法。」

「關於蒙古建設，以何者爲最亟？」我繼續着問。

「教育與衛生。」他接着說。

「對於國內人物，崇拜何人？」我很有趣味的問他。

他聽過了我這個發問，接着就說：

「蔣汪胡三先生，爲黨國領袖，我個人都很崇拜；而對於蔣委員長的苦幹和肯負責任，尤其使我個人崇拜和佩服。這並不是因爲蔣委員長有勢力，我纔說這話，因爲他的那種精神，使我不得不這樣說。」

「對於綏遠、內蒙稅收問題，有何感想？」這個問題，已引起國人的注意，所以我就提出問他。

「國內的人，對於蒙古人，向來看不起；中央多半聽信省縣的話。譬如前歲內蒙倡議自治的時候，外間多有非議；但是我敢斷定一句，內蒙若無前歲的自治，則蒙古今日已非中國所有。——」德

王很牢騷地說到這裏，他復笑着說：「我是所答非所問了」，他繼續說到這稅收問題上面：

「蒙古土地，原爲蒙古所有，到清代中葉以後，因爲內地荒旱，纔向東北移民，所謂「借地養民」。最近中央八項原則第七項規定：『省縣在蒙旗地方所徵之各項稅收，須劈給盟旗若干成，以爲各項建設費……』這是指的已開墾的盟旗地方，省縣所徵之稅，須劈給蒙古，因爲「盟旗地方」四字，是指的盟旗原有地方，否則地方二字，作何解釋；八項原則第四項不是規定「各盟旗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麼？幸而這次何委員長（應欽）對於稅收問題，主持公平，這使我們深深感謝的！不過去歲「韓鳳林案」發生，仍是一樁遺憾的事情！」

「蒙古社會，以王爺的意思，是將由遊牧進入於農業呢？還是不經過農業社會進化的程序，逕進到工商業的社會呢？」

這時德王好像久有成見似的向我說：

「以我個人的主觀看來，蒙古的社會，將由遊牧進到工商業的社會，不經過農業社會的階段；不過現在蒙古地方，也有改從農業的。」

「蒙古的人口有無增減」？

德王沈思半晌說：

「蒙古人口，到現在是保持原狀」。

「蒙古之兵力怎樣」？

「蒙古的兵力，足以維持地方的安寧」。

「造林開礦，目下有計劃否？在實行上，我聽說喇嘛認爲有破風水，又將如之何」？

「造林開礦，這次大會有不少的提案和計劃；至在實行上，喇嘛認爲有破風水一層，我們可以想出辦法以求實現」。

「蒙政會成立後建設萬端，將來是否羅用國內外的專門人才」？一般人說蒙政會的職員，盡是蒙人，專門技術人才很是缺乏，「門羅主義」的色彩，甚是濃厚，所以我特地將牠提出。他遲疑了片刻說：

「是要羅用的」。

「王爺尙有何見教否？」在我所想問的問題，問完之後，我這樣的問他，以免遺漏他想發揮而我所未會問到的。」

這時德王很有興趣地說：

「我現在極願與君談者，就是『民族問題』。國內一般人一聽到民族問題，就以分離運動相看，我個人覺着這是很大的錯誤，須要加以糾正的！我以為太平之時，可以不講民族問題，亂世非講民族問題不可。我們現在蒙古所處之地位，北有赤俄，東有日本，不講民族問題，就不能生存，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時德王精神格外興奮，頻頻地載着拇指，好像向幾萬大衆演說時的姿態和神情）。比如去年宣統在滿洲稱起皇帝組織『偽國』，蒙古一般人思想頑舊，聽說那裏有什麼皇帝出現，難免不砰然心動，爲其引誘；就如內地的人民，聽說真龍天子出現，還感覺有不少的興趣，是一樣的情形。然而我們當時看到這種危機，所以請求中央允許蒙古自治。於是蒙古一般人知道他們的上邊，有一個蒙古自治委員會組織起來了；因之他們的思想，慢慢地轉變過來，發生一種內向的意識；而那皇帝的誘餌，亦漸漸地失掉了牠的作用；若是當時沒有這種組織，一般思想不開的蒙古人，難免

不生「無論屬於那一方面，都是一個順民，無所軒輊」的觀念，不客氣地說，其結果將不堪聞問！語云：「哀莫大於心死」，我們假若沒有發揮民族性的自治組織，自然的人心都會死了，那時蒙古亡了，不也是中華民族和整個國家的損失麼？國人眼光太小，一時看不到這裏！還有一個比喻（這時德王更加高興起來，談鋒犀利），「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中央既贊成了蒙古民族運動，允許其自治，使蒙人自身有組織團結，不受外人的欺侮，這時以感激中央扶植之心，都要變為孝子，而成爲忠臣了；這時中央也自然的鞏固起來了。否則蒙古不保，又將何以救亡呢？又比如中華五大民族，是張家的五個兄弟，大哥、二哥闊綽起來了，不要看着弟弟受窮不問，因爲幫助弟弟闊綽起來，他的一切，究竟還是張家的，比看着姓李的將他的無能的弟弟僅有的東西豪奪強取了去，而因此姓李的闊綽起來好得多，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比喻麼？」

談到這裏，他的僕役因事進到包裏請他，但他仍有未盡傾吐繼續再說的興致，我恐怕妨礙他的公事，就起立辭出。是時德王含着笑意，送到蒙古包外，互相點首作別。他彷彿覺着我將要將他的意思，宣佈到國內同胞，以求得普遍的同情，這時已到五點十分了。

三十 遊康熙營

康熙營是在百靈廟的西邊，相距有十里左右，是康熙西征準噶爾駐蹕的地方。我在五月一日下午二時，獨自前往探尋。當時因避免渡溪，對照着目標，翻山越嶺地奔去，約經過四五座大山，始達到最西之山巔，這時已汗流浹背，氣喘不止。大地上的風從山頭上一陣陣地襲來，身心倍覺着爽快！忽然想起手杖忘記帶來，在這多狼的羣山之中，沒有攜着一點防禦器物的一個旅人，真是够得可怕了！在這疲乏和恐懼交織的時候，忽然看到康熙營已在足下，這真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那般的高興！休息片刻即從此山巔移步至該處視察。這營是建在四面羣山爲壁的一個中間的小山上，現只賸有小石疊成之額垣盤繞着，周圍約百數十丈，垣內荒草萋萋，獸糞片片而已！城垣前面，有流入百靈廟之小河，東西曲折穿過，牛羊成羣，鬻草於山下小河之旁，東西兩大山，各豁然開朗如門，東邊透出白色的梵宮——百靈廟，西邊呈現廣大之平原，形勢殊稱優勝！我在此留戀多時，舉目四望，

渺無人煙，北望外蒙，東望東省，不禁興嘆！更回憶康熙時代之文治武功，能使邊陲無警，憑弔這類垣的人們，誠不勝今昔之感矣！

三十一 隆重的整羊宴會

蒙政會參事陳紹武，於四月三十日下午六時，假該會大禮堂，請我同青海出席會議的幾位代表晚餐。這次使我最感到趣味的，就是這個宴會，是用的蒙古式的整羊席。煮熟的羊，約莫有三四十斤，用直徑二尺多長的大盤托着，每一位客拿着割肉的犀利的蒙古刀子，來割食這大塊的羊肉，那肉味較之內地的羊肉，合胃多了！蒙古用整羊宴客，算是最隆重的宴席，萬里的遊客，受了陳君這樣的宴待，只有永銘心版了！

次日晚上，蒙政會無線電臺臺長關起義先生，請我和青海的幾位先生在河東吃飯。這天從早上下起小雨，直到中午纔止，蒙古的雨，是最寶貴的，雨過之後，那塵沙經過了雨的溼潤，飛沙的地方，變成了潔淨的樂土，蔚藍的天空，片片的白雲悠悠地遊着，空氣特別的清新涼爽！所以這天晚上到河東赴宴，一里多的路途上，身心感到異樣的清快！因了主人關先生勸酒的慇懃，加上多天的生活

單調枯寂，而我同赴宴的各先生都進入了醉意。返寓時大地上已漆黑地看不見什麼，這必須經過的小溪，因是石塊間隔着墊成的路眼，偶一不慎，雙足曾一次陷入水中，鞋襪均溼。所好我們的住寓，在這漆黑的大地上，還顯示出一塊白色的東西在那裏矗立着，我奔着這個白色的方向，踉蹌的歸來。

三十一 多才多藝的德王

五月三日下午二時，德王邀克尼索、卓各委員帶着隨員及蒙古兵士五六十人，乘汽車四輛，赴蒙政會東北約二十里阿爾泰地方，查勘新會址，我亦同去。該處山勢奇偉，怪石嶙峋，前有小溪橫貫，東西十數里有檉榆數百株，大可合圍，到現在還沒有現出綠意，在百靈廟一帶，算是富有風景的地方。我們一些人先參差地站在怪石的上下，德王拿着照相機爲我們照像，然後即開始他們的武器試放。德王首先很勇敢而高興地擲放炸彈，當炸彈擲出的一刹那，他很敏捷地伏在地下，一二次均未爆炸，他仍作第三次試放，隨着轟然一聲，顯示出殺人的威力，他又接着舉行步槍打靶，約三百米距離的很小的目標，他能够槍發必中，林貝子、青海索監長、克興額諸先生，均繼續着射擊，都能相當的準確，表示出蒙人武士的遺風，接着德王又作機關槍打靶，亦能顯示出他技能的高妙。五點鐘我們一行始返，德王開着他所坐的汽車，使用的嫺熟，實不讓於司機者的本領。他對於一切的新器物，

有莫大的興趣，同時他必求學會使用的技能。他在王府還設立一所毛織工廠，現在他的衛隊所穿的軍衣，都是這工廠的出品，在文化落後的蒙古，能有這樣新的設施，真算一種奇蹟了！

德王他是一位青年王公，而且是各王公中一位精明英武的王公，他能駕御着蒙古一般青年，所以現在各王公視他爲「革命的王公」。不過因爲他生長底環境，是閉塞的，少有受過現代知識充分地灌輸，和政治的經驗，不能幫助他天才的發展，因此他的思想，有時難免流於多少的偏激，他的處事，有時難免流於紊亂而猶疑，這是我個人的觀察如此；但是他在這年富力強的時候，如能在學識上、經驗上加以相當的努力，而他的前途的偉大，真是不可限量了！

三十二 赴雲王府探視雲王

五月五日下午一時半，克興額委員，察哈爾尼、卓爾總管，青海索盟長，青海小王，吳參議和我一共七人，乘大汽車一輛，由百靈廟出發赴雲王府，探問雲王的病況。雲王今年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因為最近以前，一次同德王前往綏遠晉謁蔣委員長；又一次赴伊盟阿托克旂，送別班禪大師；年高的老人，經過幾千里的跋涉和風寒的侵襲，當他轉回王府的時候，他的身體，就發現違和了！直到現在，他仍不能來百靈廟主持大會。德王曾告訴我：「雲王爺的健康與否，關係蒙古甚大」，足見德高年劬的領袖，他的病狀，為一般人們所關切了！

雲王府在百靈廟東北，相距有七十里的路程，也就是烏蘭察布盟盟長公署及達爾罕旂公署所在地。出百靈廟東北行約二十里的一段，路程是崎嶇的山夾道路，車行甚緩，顛簸的非常厲害，過此多草原平坦大道，這時的風，括得很緊，我的帽子曾兩次被風吹去，莽莽平野，生長着尺餘高的白

草，那成羣的牛馬羊駝，怡然自樂的在草地上吃着草兒，比武川到百靈廟一段草原上的牲畜，稠密得多，「風吹草底見牛羊」，不啻爲這裏寫照，西面有狀如怪獸林立的墨色的大山，極饒雄壯奇特的風味。三點鐘的時候，我們的車達到了雲王府，當進門投刺的時候，有一年約二十左右的蒙古女子，腳穿皮靴，身穿綠色的長袍，上身外面穿着黃綠色的坎肩，頭上蒙着紅巾，僅露出鴨蛋形的面龐，表現出塞外的少女美。她連忙爲我們叫出一個遞片的人，一刻工夫，我們被引導進到最後的第四進西藏式的平頂樓房，進了中堂，西折南轉，就是雲王的休息室了。這時雲王在明淨的南窗下的炕上，盤膝坐着，穿着灰色滾邊的皮袍，手裏捻着尺餘長的一串佛珠，白色的髮鬚，方形的面龐，眼中射出一種溫和慈祥的神采，使人一見，就知道是一位忠厚和平的長者。卓尼兩總管向雲王行了一個尊敬舊式的屈膝禮，接着互相遞了鼻煙壺，青海索盟長及小王，恭敬地獻上「哈達」，餘下的我們三人，行了一鞠躬禮，大家纔依次坐下，用蒙語慰問他的病狀。他說：他的雙足，因受了溼氣，尙不健於行，待至青草發生後，就會慢慢的好了。這屋內侍候的三人，都戴着清代官職的藍寶石頂子，先進了奶子茶，雲王又吩咐爲我們進新鮮的奶皮子，這奶皮子是在奶中提煉出的精華，最能補養人的身

體，像稀軟的豆腐似的在大盤中放着，我們大家循環着各吃了幾匙，即參雜着與雲王談話。他在談話時，除雙手捻着佛珠外，還不斷地捻動我身旁矮桌上放的六字真言輪轉，信仰佛教的人，以為捻轉一次，可以祛罪獲福。炕的西首他坐的對面，有一佛間，裏面供着各色各樣的佛像，班禪的肖像，也在裏面，前面陳列着銅質酒杯，一些酒杯的中面矗立着螢螢的油燈，炕的東首放着幾個大鐘。這屋內四周，都設有矮炕，炕上底層鋪着白毡，上層鋪着方形絨氈，壁的中間繪着五色的油畫，多是西遊記中唐僧、孫悟空一類人物，壁的上面，懸掛着雲王闔家和蒙古風景照片或是圖畫，其中有一幅勇士打虎圖，據說這是從前一位青海蒙古人，名叫都噶爾，他曾進到西藏作過護教之戰，現在的藏人，仍然時常拿着都噶爾名字，來咀呪驚嚇反對宗教的人們，一般人聽到都噶爾三字，無不談虎色變，彷彿像小孩子聽到狼來了一樣的驚恐。室中陳設的器皿，多是清代及民國後政府所賞賜的，帶着古色古香的色彩，地上鋪着膠水和碎毡糅成的膠毡，形成一種凹凸不平的水波式的形狀，進至屋內，使人感覺一種佛化的空氣。雲王因精神衰弱，不能多談，過了二十分鐘，由阿梅倫引至東廂房休息。這房的大小及佈置陳設，和雲王住的西房相彷彿。我們接着請阿梅倫引導參觀府第。

王府大門向南，門上塗有神像，面目猙獰，進門北走，經兩座小廈，第三進中間有樓房一座，是「家廟」，內供佛位（大凡王公盟長之府第，均有家廟），東西兩邊，各有普通瓦房五六間，第四進樓房，即雲王所住之處，係一穿堂構造形式，後有磚級可通城上，樓房前面，東西各置一蒙古包，彩雲蓋頂，白毡圍壁，與屋瓦相映，有「漢蒙冶於一爐」之趣；王府周圍係一方形磚城，雉碟整齊，內附走道，沿行其上，可以縱觀四野；這時北邊城牆的下面，約有五六百匹的馬羣，有幾個人拿着丈餘長端繫繩套的長竿，馳騁套馬，在這擠擠地跑動着的馬羣中，他們能很快地套得所要套的馬，旁邊的兩人跟上去，一個抓着馬尾，一個抓着馬鬃，這馬就應手而倒，以便剪牠的鬃毛，這種技能，是使得我們引爲驚佩的！城西北數百步爲達爾罕旂公署，係一方形小院，有漢式房舍五六間；城東十數步，有石崗一座，上建長方形的磚城，作爲礮臺之用；城西有小溪橫穿，四周附近無崇山峻嶺，係一高陵地帶。當我們參觀完畢回去休息，雲王已吩咐爲我們預備飯食了。

在開始用飯之前，一個戴寶石藍頂的蒙人，依次向我們每一個人的前面，雙方捧送一杯酒，遞過後打着躬，用右手附在額旁，敬一個像軍人敬禮般的舉手禮，表示對於客人的敬意，無論送給幾

杯酒，都是依樣做法，可見蒙古官府的禮節之講究了。酒後用麵條、粉絲、羊肉混合成的飯，帶着腥羶的純粹的蒙古口味。五點鐘我們重入雲王的住室告別，當我們退出的時候，他那一雙和藹的老眼，作惜別的目送！

三十四 半途遇德王偕遊五英雄城

五英雄城在百靈廟東北六十里，距雲王府十餘里。這城尚無確實的考證，據德王說：前歲沙貝子（雲王弟）夫人攜取該城大磚數塊到家，五英雄乃附其體，神經驟失常態，述說在元末明初的時候，回回東侵蒙古，有五員蒙古大將，率軍數千，孤城困守，回回軍日久未能攻破，乃設計在城南疊石堆三十五座，成蒙古包形，夜間置燈其上，五將以爲回軍，回在包中休息，乃率軍出城襲攻，而回軍正埋伏城北，乘機入城，數千蒙軍及五英雄，均以身殉，此言蒙人均信以爲真。據沙貝子言，當時三十個石堆，其遺蹟尚在。又據一種傳說，當清季噶爾丹之變，清軍潰退，有烏蘭巴特爾者，性極勇悍，據城苦戰，後以食盡糧絕，清軍不至，城陷被戮，烏蘭死後，往往顯形於世，土人因以神事之，又稱該城爲烏蘭巴特兒城。兩說未知孰是，但前者傳說雖出自一時神經失常之婦人之口，而現在之蒙人，多信以爲真。後者傳者雖少，若以綏遠舍力圖召康熙御製碑文證之，則頗相近，因文中有「……而噶爾

丹追擊喀爾喀，竟掠入我烏珠穆塞，爰命和碩裕親王聲討，大敗賊於烏蘭布通……烏珠穆塞即現在之錫盟烏珠穆沁旌境，烏蘭布通即現在之烏蘭察布盟之轉音，可知當時該城一帶地方，曾爲噶爾丹所佔據，後經過大戰，方始收復的，則烏蘭巴特爾殉城之傳，亦是當時可能有的一椿事蹟。但雲王又稱此處爲衆廟，因爲以前此處廟宇很多。我仍取現今蒙人所盛道之五英雄城一名稱。

當我們的車出雲王府走經四十五分鐘的時候，遇着德王等一行多人，由百靈廟乘汽車兩輛，來遊五英雄城，遂一同轉車東去。這五英雄城離大道有十餘里路，當車到達已至六點鐘的時候了。這城東西長約二里，南北寬約一里，土垣已坍塌十分之七八，城內有高約丈餘之殘磚破瓦所堆成之高堆數十個，殘破之琉璃瓦，隨地可拾，又有蒙文及漢文殘碑多方。德王同同遊的人們，併力從土中翻掘殘碑，最後掘出殘碑兩方，其漢文尙可辨認，德王一面向這模糊的字跡撒着塵土，再用他的布袖輕輕地拂去，以求容易認識，我一面很快的記着，因爲這時已近暮色蒼茫了，但因爲時間倉卒，別的碑碣，不及翻掘，不過我們掘出的這段碑碣，算是第一次的發現，在歷史上是有考證價值的。德王對這個碑文，感着極大的興味和重視，請我重錄一份給他研究。當登車返廟的時候，已經八點時

分，勾月西掛，這渺無人煙寂靜如死的黑色大地上，被這六箋探照燈光，劃成了一個長的火線，漠野夜行，又是一番特別的情景，抵寓已鐘鳴十下了。

三十五 新發現的五英雄城碑文

我在五英雄城內抄錄的碑文，因為這碑已經殘破不全，或有的字跡模糊，不能辨認。但在這兩段殘缺不全的碑文中，還可以找出線索，作歷史的考證。茲將碑文錄在下面，文中記□符號的，是表示缺少一字，有□□符號的，是缺少兩字，餘類推記……符號的，是表示不知道缺少若干字數。

(第一段)

「王傅德風堂筆記」

「……客前淨州路儒學教授三山林子良奉王鈞旨撰王傅都事劉德彰篆額

聖朝開拓封疆混一於天下亘古無比盛矣人力所通舟車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始自太祖肇基於和林世祖統正朔修文於華夏聖聖相傳郁郁乎其文也前翰林承旨閻復奉敕撰故高唐忠獻王記封諡上至高祖暨公主國夫人其文詳而且備吾不

復言之矣然忠獻天資高敏篤好聖學王亦……外堂有八面玲瓏之中以示子孫爲之王也前上皇姑齊國大長公主忽答美實繼尙皇女齊國公主愛雅失里世子主安甫脫襁褓詔以忠獻王母弟木忽難器識英偉尊崇明教能繼其事授以金印玉帶海東青封高唐王尙齊國大長公主阿實突忽魯恪守祖宗成業治國以勤撫民以仁老安少懷更□王及主安出幼……阿拉的納八刺至趙王阿拉忽突英武之資家齊國治賞罰分明尙趙國公主吉刺實思生二子長曰馬札罕次曰懷都然馬札罕聰明仁智才兼文武識鑑精微議論英發朝令之時諸王無出其右者……年襲封趙王尙皇妹趙國大長公主速哥八刺生一女八喱實里公主大公郊五之子也當時所任之人皆賢能所行之事皆仁義使頑夫廉囂婦好貞振起趙國之綱維流風善政煥然一新……王繼尙宗王晃兀帖木兒仲女□□公主主天性聰明懿德好善崇敬三教迄王馬札罕薨有女公主吉祥奴世子八都帖木耳尙在襁褓之中王母弟懷都趙王襲位能遵國政平日寡言英風……如泰山之安保正業若盤石不負駙馬王之位朔方寧謐萬……安榮享太平之日自至大元年始立王傳事奉

……………

(第二段)

「……御衆以寬臨下以簡王旦之流也文學黑台和而不流威而……是時天歷……實此等皆是當塗之英俊襟懷倜儻……登斯堂者無尸其位不素而餐忠心報於國膏澤□於民憂民之憂樂民之樂不以將相爲貴……德性溫和王戎之流也……」

「王侯四海來□堂 □□高唐忠獻王

子孫世爲駙馬郎 先王馬札罕高強」

「錢糧督總管府

都 事

多識爾

札別台

李榮祖

帖木兒不花

也里可溫」

在上面兩段殘缺不全的碑文中，雖是牠建立的朝代和年號，已經缺少而無所根據，但據我個人下面的幾點考證，這碑是元代建立的。我的根據是：第一點，在第一段的碑文正文前頭，有「……淨州路……」字樣，元代的官制，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第二點，在第一段碑文起首，就是「聖朝開拓封疆，混一於天下……」後面接着「……故曰配天始自太祖肇基於和林世祖統正朔，修文於華夏……」這肇基於和林的太祖，就是成吉思汗，統正朔的世祖，就是元代的忽必烈，而「聖朝」所指的朝代，即是元朝不言自明；第三點，在同段的碑文最後有「……自至大元年……」字樣，「至大」是元武宗的年號，是在民國紀元前六百零四年改稱的；第四點，在第二段的碑文中，有「……是時天歷……」字樣，「天歷」是元文宗的年號，是在民國紀元前五百八十四年九月改稱的；第五點，在同段碑文後面，立碑的人官銜是「都事」，按元世都事官最多，除中書省外，內而御史台樞密院等，外而大都督府宣慰司，莫不置之。由以上五點，證明這碑是元代所建立，似乎沒有什麼疑義。那麼現在的殘磚璃瓦，就是元代的「德風堂」的遺蹟了；現在的斷城頽垣，就是元世的趙王馬札罕所居之地了。然而這城以得名的那「五英雄」，倒還沒有發現記

載他們事蹟的碑文，這恐怕是在馬札罕之後纔演出如現在蒙人所盛傳的轟轟烈烈的壯舉吧？而現在殘餘的土城，以年代度之，恐怕也是築在馬札罕之後。我很希望海內史地專家，加以確切的考證，使這邊地古蹟，不致湮沒無聞，則我不勝馨香祝禱之了！但在這裏，我還有幾點感想：

幾百年前，五英雄城的地方，已有壯麗華美的建築，到現在烏盟地方（五英雄城所在地）反荒涼得數十里內渺無人跡，以往那樣大的城垣，琉璃瓦的房舍，今日已無所得睹，這證明了蒙古的社會，已沒有往昔的繁盛。還有在碑文中，可以知道這五英雄城地方確是當年的一個政治中心地，惜蒙古至今無文獻可考，不得其詳！若無蒙政會之成立，得有人之閑遊注意，則該城將與歲月湮沒以盡，不復爲後人所知矣！蒙古文化之落伍，可見一斑。

當時立碑的人，除蒙人外，漢人頗多（因時間關係僅錄一漢人姓名如前）。由此可知幾百年前，漢人來烏盟居住者不少，亦可以知道當時漢蒙合作共處的精神。現在這裏不但沒一漢人居住，即來此一遊的，恐怕也如鳳毛麟角，這證明漢人已退出了蒙古！現在與其喊「到蒙古去」，勿寧喊「回蒙古去」爲恰當合理。而現在漢蒙人相處，還多少有點種族畛域的隔閡，這視之往昔，能無愧色麼？

三十六 可驚的蒙人的花柳病

我自從四月二十二日到百靈廟，以至五月五日，在這兩個星期的時間，大都用到參觀各方面和遊覽名勝山水；以後的時間，我就從事探訪蒙古社會的問題。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最可驚人的蒙人的花柳病的衆多。這在百靈廟的一般蒙古青年常引爲一大隱憂的事情。據說純遊牧社會的蒙古，如錫烏等盟，染花柳病的，幾佔百分之九十，一個洞悉蒙情的外國人曾說過：「與西蒙的蒙人握手，是很危險的。」這足見花柳病蔓延的驚人！牠的原因：錫烏等盟的社會，仍遲滯在中古時代，沒有像熱河、察哈爾、土默特的蒙古社會，已進步到半農半牧，或全農業的社會，文明的程度，已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禮節衛生，已知道注意；錫烏等盟的蒙人，男女的亂交行爲，非常的盛行，衛生方面，又毫不講究，這就形成花柳病蔓延的原因了。蒙古的人口，尤其錫烏等盟人口，已經稀少到驚人的程度，若是再這樣下去，百年之後，錫烏等盟的人，是沒有了！這次蒙政會大會，各委員已見到這

裏，有很多關於衛生方面的提案；德王上邊也說過，蒙古亟須建設者是「教育與衛生」，我們很希望蒙政會趕快的實行！同時希望中央對這個問題，要特別注意，加以幫助纔好！我在這裏還要附帶述明的，人的本性，總是「好掩其短」。蒙人對於他們社會的病態，也是諱莫如深的，我以為這是自欺欺人的思想，非打破不可。否則自治的聲浪雖一天天的響着，而人民的生命一天天的向着死路走去，這是一個民族最危險的現象！我為愛惜我們的蒙古同胞，不得不將這個嚴重問題揭開，以引起國家社會的注意，而加以拯救！

三十七 青年思想與喇嘛教的衝突

蒙古是一個崇拜喇嘛教的社會，是誰都知道的。現在受過新教育的青年，他們的思想，是受過無神的科學的洗禮，當然與現在籠罩蒙古勢力的喇嘛教，處於極不相容的地位，我在百靈廟所聽到一般青年職員談話，都對於百靈廟的喇嘛，抱着很大的反感和厭惡；不過因為大多數的王公委員，是喇嘛教的崇信者，同時蒙古廣大的民衆，對於信仰喇嘛教的意識，還是依舊濃厚，因此一般青年，雖具有強烈的反感，迫於環境的威脅，是不敢作行動上的反抗。而百靈廟的喇嘛，有時唸起「黑經」，作他們精神上的反抗。所以青年與喇嘛在思想上的衝突，在百靈廟已達到尖銳化了！不過蒙古客觀的條件，還沒到喇嘛教沒落的時期，我很贊同德王所說的「宗教無罪罪，在我們不加整頓」的言詞，這確是在蒙古的環境中，對於宗教所取的一個適合的溫和的改良政策。否則但憑着理論來抹殺事實，必定要得到很大的慘敗！

三十八 亟須打破的狹隘的民族觀念

蒙、漢兩個民族，因為歷史上傳統的思想，腦經中都印着一個深刻的狹隘的民族觀念，換言之，就是兩個民族間有一道劃然的鴻溝。自從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手訂「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自由平等」的原則之後，或者可以說，漢人的知識階級，已無復存有鄙視蒙古民族的觀念了，否則我們認為他的思想是落伍，是不配稱為現代中國的一個知識階級的人，這是我堅定的一个信念。我這次來到百靈廟蒙政會參觀之後，使我起了一個很大的驚異！就是該會的職員，很少有漢人參加的。假如蒙古的青年人才，已經够滿足建設蒙古的需要，那還算是合理；因為語言及其他關係，能就地取才，是再好沒有了。不過據我的觀察，蒙政會的人才，是太貧乏了，——雖有幾位畢業於內地大學的技術人才，但絕對不足敷用；然而一般老年人物，總不打算借才異地。不過蒙古有好多青年，發出「國內不分種族畛域共同建設新蒙古」的呼聲（見新蒙古月刊），然而這種呼聲自呼

聲，是不能敲破老年人物之夢的！如果這種狹隘的民族觀念，不能打破，在五族一家的意義上，固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而在蒙古本身的發展，亦將因此感受着很大的困難。這裏有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現在的內蒙可分爲兩個不同的社會。一個是文化較高的農業社會，或半農半牧的社會，如卓、昭、哲三盟，及察哈爾部、土默特旗，蒙古現在的知識階級蒙人，十分之九，都是上述各盟旗的人，這無疑的是清末內地移民的結果，間接促成蒙古文化的增高。現在純游牧區域的錫、烏等盟社會，各方面都呈現極度的衰敗，若再堅持着不與漢胞合作，那麼他們的社會，只有一天一天趨於沒落，在我個人的觀察是這樣。所以我很贊成這次白雲梯、克興額兩先生提出的「羅用國內外的專門技術人才以建設蒙古」的提案，他們的眼光，實在還是爲的蒙古發展，爲的求中華民族平均的發展。

三十九 別了百靈廟

這次遊蒙，原打算勾留十日即返，但是因爲蒙政會大會的出乎意外的延長，爲了等候同各委員一同南返，所以超過了原定的日期。五月八日接到南京書兄來電催促返京，我就決定提前啓程，剛巧察哈爾部的卓總管，定十一日乘汽車返綏，同時蒙政會加派一輛汽車開綏迎接預備來百的阿王，因此我決定乘這個機會，隨車南去。是日晨一時，大風雨雪交作，我記筆記直至三時方就寢，這時窗外的風聲雨聲，仍陣陣的送進耳鼓，默念天明，恐爲風雨所阻，不能成行。到六時醒來，起身出院一望，地上的黃沙，已爲半夜的雨雪浸透了幾寸，滿天的烏雲，已爲大風吹得片片的散開，段段的漏出了蔚藍的天空，偉大的百靈廟和衆多的包羣，在雨後新晴的早晨，陷入清新寒冽的氛圍，這時室外溫度，降至華氏四十二度，在土岡上眺望，雖覺得冷氣襲人，而心神倒覺着異樣的爽快！徘徊半時，即回屋內，收拾行裝。八時四十分登上了蒙政會開來的汽車，爲了瀏覽沿途風景，我仍然坐在卸下

棚蓋的大汽車上面，同車的還有蒙政會的幾位職員和赴綏的商人，卓總管同蘇寶豐、何永信二先生，同坐在另外一部小車中。當車行之前，德王、克興額、尼冠洲諸委員，都來送卓總管之行，關起義、暴子青、巴雜路夫諸青年，和我殷殷握別。九時開車，穿過百靈廟小溪，循着歸白大道向南駛去，那白色的梵宮，和灰色的包羣，在頻頻回顧的眼簾中，消失了牠們的形影；大道東邊的羣山，還披着皚皚的雪衣，刀般的寒風，刺透了我所穿着帶盡的棉衣毛衣，大家冷不可耐的緊偎在一塊，以抵禦寒風的侵襲。過了十二點，將近武川的時候，氣候纔覺着轉暖，不過路上因爲一夜大雨，迷目的塵沙，是沒有了。

四十 武川是上海歸綏是巴黎

據一位蒙古青年告訴我說：前歲黃紹雄氏由百靈廟南歸的時候，他曾經說：「進了武川到了上海，進了歸綏到了巴黎」這兩句話，在久滯蒙古新賦歸來的旅客，是感覺同樣的情緒。武川雖是一個僻陋的小縣，牠的景物和物質的設備，較之蒙古生活，實在可以上海自居。我等一行在下午一點半鐘，到達武川，我同卓總管蘇寶豐、何永信三位，仍到我上次過此吃飯的館子午餐，那菜食覺着非常的合胃。兩點鐘離武川南行，三時車至大青山蜈蚣壩頂，南望歸綏城市附近，樹木鬱鬱蒼蒼，恍睹故鄉面目，心裏起了很大的快慰。較之大青山以北，依然白草滿地者，實有天地不同之感。過大青山溫度驟然升至七十二度，四時半車抵歸綏，覺着周遭的一切的美麗，誠然如到了巴黎！進城小憩後，七時即到車站登車東去，同車者有四子王的喇嘛弟弟，和四五位衣服陳舊的蒙裝的蒙人，一路有他們談談和互相照料着，免去了單調不少，不過車上其他的漢人，總覺着他們的衣服骯髒，身上

別有一種味道，都「望望然而去之」，不肯接近他們，我因為與蒙人處慣，倒不感覺這種情形了。十二日上午十一時，車抵張家口，有士兵及便衣檢查員多人，登車檢查乘客行裝，極為細密，一時車上頗呈紊亂狀態。聽說他們奉當局之命檢查的，目的是看看乘客有無私帶的黑貨。綏、察等省因為稅收關係，這黑貨的買賣，已成公開的祕密，車上反檢查如是之嚴，想係防止黑貨的偷運。西北諸省因為地瘠民貧，收成不佳，而軍政各費開支浩大，加之受年來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這種特稅的徵收，固是目前不得已的辦法！然而這種「飲酖止渴」的政策，總要早日設法廢除纔好！這亦賴中央為之協助解決的。下午七點車抵北平，前門車站，下車後雇黃包車兩輛到城內中華公寓下榻，九時赴東安市場晚餐，後轉至清華園沐浴，二十日來蒙古風沙的生活，得此一洗，身心清快實大，「勞中求逸苦中求樂」，我於蒙古此行，已體驗其滋味。

四十一 小遊故都返新都

十三日下午一時，同濂弟往遊故宮，這天開放的正巧是我願看的西宮，每張門票一元，這高大衆多的宮宇，光彩耀目的黃瓦綠磚，西太后及其他妃后當時住室之陳設，如珠寶玉器桌凳榻椅，極盡人世間豪奢之能事！使你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瀏覽至五時方罷。十四日上午九時，同濂弟及其友張若渠君，乘電車出西直門，改乘汽車前往北平最負盛名之頤和園遊覽，十一時到達。該園是遜清西太后移建設海軍的借款千萬元而建築的，是就着天然的形勢，加上人工偉大的營造雕鑿，牠有澄清的湖水，臥波的長橋，精緻的石舫，湖邊有華麗的長廊，玲瓏的小亭，蒼鬱的樹木，依山建有類似皇宮的排雲殿，裏面陳設的書畫古玩珊瑚瑪瑙玉器，和西太后舉行壽辰的用具，五光十色，盡天下之奇觀，山上還有銅亭佛閣，亂石穿雲，憑欄四望，湖光山色，呈現眼簾，確是一幅天然的圖畫，恍若置身西子湖濱，使人悠然如入仙境之概！西太后爲滿足她暮年的享樂，不惜舉國家之建設海軍

經費，經營這獨樂樂的大觀園式的頤和園，使後之遊者，想到她的荒淫無度，而清室所以被傾覆的由來了！四時遊畢返城，又到下層民衆娛樂的天橋遊逛了一會，六時應張麗庭、張若渠、李鏡若、三君之宴，席間他們問了一些蒙古的情形，同時他們感覺很大的趣味，這一羶肉酪漿，以充飢渴，韋韞毳幕，以避風雨」的社會，已引起國人普遍的注意了！十五日因準備南返未作遊計，下午七時搭平浦車在暮色蒼茫中，握別了濂弟，辭別了老大的故都！十六日上午過津浦路北段，見兩旁麥不盈尺，枯黃欲死，知天久不雨，旱象已成，不禁爲我們胼手胝足的農胞擔憂！因爲在北方麥秋（秋即指高粱大豆等以其秋收故）兩種，爲農民主要農產物，麥既歉收，已決定了他們今歲生活的困厄，而況且秋禾還在遙遙無期呢！據我所知道，北方的農民，近來自遭受普遍的農村破產的洪流襲擊後，那一般在生存線上掙扎着的中下等人家，現在因爲捐稅繁重，糧價低落，他們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已發生極大的動搖！就是一般向稱爲富厚之家的上等農民，也因了上述的關係，他們的生活，已降低到「自給自足」的程度之下。譬如他們的農田，以前一畝值價百元的，現在減少了五分之四來出賣，還找不着受主，只要你跑到北方的農村裏一看，那些向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現在都

「愁眉深鎖苦顏可掬」！我就聯想到這禮義廉恥的新生活，要使最大多數的農民奉行，政府須趕緊使他們「倉廩實而衣食足」的基本經濟條件的充實纔行哩！七時車抵韓莊，西望微山湖在落暉斜映中，澄明如鏡，風帆往來，點點可辨！這湖南北長有二百餘里，東西寬有四五十里。距湖的西岸有二十里路，就是我生長所在的故里鬪虎店，當我幼年時代，每當夏日，常同二三鄉友，買舟遊湖，那紅白顏色的荷花，笠般大的油綠色的荷葉，一望無窮，清香入鼻，「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詩句，不啻爲這六月中的微山湖的風光寫照！這時在車中不禁回憶到童年遊湖的優美情境；同時頓生相隔數十里一別五六年的故里和慈親，不能渡湖前往探望，又不覺悵然於衷了！

八日上午八時，車達浦口，這時細雨紛紛的下着，好像給予飽嘗風沙的蒙古遊人一付清涼劑，過了長江，坐了一輛馬車進城，塞外歸來，從車窗中眺望着別來月餘的煙雨迷濛中的新都景物，心頭上別饒一種美的滋味！十點鐘到達寓所，樺子新都，含着天真的微笑，慰勞我遊蒙的苦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3738B



1653106

388
